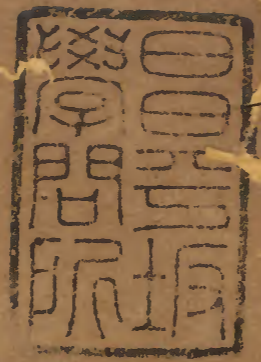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十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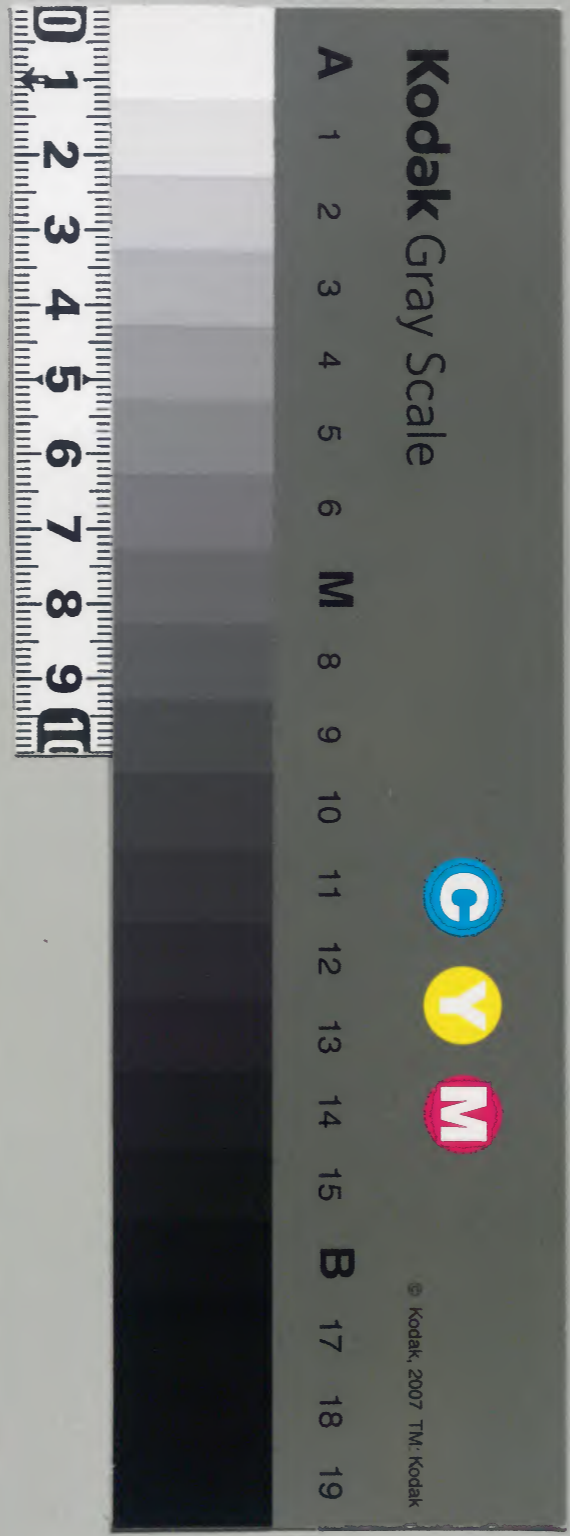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一五 四函	三三 三七 六四 架冊	漢書

庫文閣内		
三三 六四 二二 架冊	三三 三七 六四 架冊	漢書

(七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7 )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編卷之十

淺草文庫

學書敘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仲尼叙書止百篇何其簡也今所存者僅踰半爾然二  
 帝三王敬天勤民總之不越乎一中不有以握其至簡  
 之心傳乎矧生於心必發於政事凡其經綸布置禮樂  
 政刑一一皆後世典則所自始以其先得人心之同然  
 爾雖禪繼迹殊沿革損益代變而讀其典謨訓誥命誓  
 則四代規模氣象亦各與世推移要之此中不改也雖  
 然豈特五十八篇均此執中之傳哉譬諸木之曲直短

長其形萬殊太匠斲之必以規矩準繩以度其中而後  
能成其器也彼子史百家又孰能越此心中之矩哉  
是故善學書者非求中於書也惟競業以各全其帝降  
之衷則書即千古之心印也否則帝王皆過影謨烈悉  
陳編寧不為大匠之所晒乎

書 六 體 圖

典 謨 訓 誥 命 誓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及于周芟夷  
 煩亂剪裁浮詞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告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  
 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  
 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一經之全體不

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之

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

又曰書有兩體有極易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

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面命之詞至于湯誥微

子之命君陳諸篇則脩其詞命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

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於求

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  
 心之妙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  
 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  
 王存此心也夏桀商紂亡此心也大甲成王因而存此  
 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  
 敬

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玉為五霸習尚權譎故自唐迄於  
 以定百篇之書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綱條齊治  
 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  
 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  
 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  
 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  
 官之制度脩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亂之  
 餘而宏綱實用尚如此 又曰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  
 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于文王耳六經莫備于書  
 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

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王咏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書以道政事也後儒有指爲二帝三王之心學何與本之爲心法達之爲治法聖人之實學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可見政事不獨君相爲然凡日用間何一非政何一非心學哉但善觀書者即政事而得其心學之精不善觀書者即心學而指爲政事之迹試觀二典三謨非徒允執厥中危微精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也臯陶益稷所以都兪吁咈于朝堂者不過兢兢業業維幾維康之儆戒已耳是唐虞之際其君臣相與有成一如後代師友之諄諄勸勉故朝廷政事皆心學之精微也以至禹貢祗台德先之言五子逸豫滅德之歌胤征威克愛克之戒孰非大禹之心傳哉嗣是而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克綏厥猷維后泰誓維天地萬物父母維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湯武誓誥于征伐莫非此學也然仲虺伊尹之于成湯太甲傳說之于高宗皆學焉後臣者也觀其制事制心立愛立敬遜志時敏

終始典學之說後先如出一轍所以太甲克終厥德高宗躬默思道端有自焉推之如箕子之洪範所云皇建有極亦皆有商家學至于召之旅熬周之無逸其所告戒於君者一臯陶伊尹之心也所以成王之顧命謂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耳毋以釗冒貢于非幾康王之誥謂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君臣之間亦可謂咸有一德矣若夫大誥以後諸篇皆成王周公所共事焉曰若涉春冰曰痼瘼乃身曰罔作有功敦大成裕曰縱狂克念作聖維聖罔念作狂立政若止于言政也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周官若止于建官也乃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其詳不能備舉傳至呂刑之德威德明秦誓之斷斷休休而政事之間孰非學也然則學也政事也一也况總其大旨而敬天勤民不有以揭書之要乎夫何書之學不明于後世而學專務內不能見諸行事之實者固不免虛寂之是固然功名富貴之士又皆以政事爲口實而寥寥千百載凡君臣之圖維未聞論道經邦以帝王學術相倣戒焉何怪乎世道不唐虞三代若哉噫學之一字始于說命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讀二帝三王之書者其思之

讀書大旨

朱子說書綱領  
後附先儒說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  
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見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  
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  
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  
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  
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尚書初讀似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  
之事皆切於已

先生問尚書如何看答曰須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  
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  
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曰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  
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須畧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  
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  
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畧解如盤  
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聾牙者  
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  
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契稷伊傳輩所言所行



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問尚書難讀亦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何等大命義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太感心胸如何了得

二典三謨其言雅奧學者未遽曉會盤庚等篇又難看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王言然勸無貴賤之別細讀極好

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

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到尾解得便是亂道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如微子篇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

何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  
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  
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何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  
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  
段如此誥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誥便說不通不知  
如何

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于朕  
邦全無意義又當時是都更不明說遷之爲利不遷之

爲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  
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  
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  
一德便著靴過盤庚却看說命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  
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聲牙難曉如書中周公之言  
便難讀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無逸中用字亦有壽張  
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當時  
有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

有得力處文自其間太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

其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與仲默帖云書說未有分付處尚書且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若後來人

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

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又筆力過人幾明得分外精神問但以失之簡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伯恭解書自洛誥始其文甚闢熱其問之云有難通處否初云亦無甚難通處後方去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

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說不通處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大高所以不肯闕疑

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謂伯恭所以告予者

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  
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

林書解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

鄱陽柴氏與尊已程氏書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  
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爲大經大法者  
盡在於書嘗謂善言道者必有至不可易之論如詩之  
思無邪禮之無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於書者必  
有至要不可易之論願兼以一言以爲讀書之指南程  
氏答曰讀書必有綱領自有綱領而提之則其間世變  
之殊事爲之異皆可會而通之一以貫之五十八篇之  
所載唐虞三代聖君賢相撫世酌物殊時殊事而可蔽  
以一言者其在於允執厥中乎是中也隨事而有聖賢  
之於是中也當事而存是故堯舜之禪受堯舜之執中  
也禹之傳子禹之執中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執中也  
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伊周之執中也親如瞽  
瞍而不克諧以孝則非爲人子之中頑如有苗而不誕  
敷文德則非格遠人之中君如紂而不去不囚不死則  
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毫不遷洛不作則非  
拯民定業之中其他如訪箕子以傳道誅三監以安周  
董正治官居喪出誥訓夏贖刑攘戎悔過與凡脩身任

賢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納忠輔德因革廢置實嚴久速  
迹雖差殊理實一致無非隨時順理因事處宜各當其  
可各適其宜而已故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自執中之外  
無他語而湯武諸君所以相與繼天立極與其諸臣所  
以相與扶世立教太抵皆以此中相傳而易地皆然者  
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然異乎子莫之執中者聖賢固有精一之功而非  
徒中之強執也堯舜性之雖不俟於精一而自然能合  
乎中湯武而下反之則必由此而後造於粹然之地焉  
以是觀之則知書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綱要旨雖不  
中不遠矣

程氏又答友人問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  
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  
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  
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  
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敎與有扈戰于甘野  
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  
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  
伐紂則有秦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  
不白已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

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奉無幾然太甲天  
 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  
 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  
 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  
 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  
 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諱至勤三  
 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太誥  
 以後畢命以前藥石飲食之一為龍蛇一為赤子更三  
 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重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  
 虞視堯舜禹湯之重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

秦二書見取於經而王迹想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汚風  
 俗有厚薄回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  
 毋苟乎哉

發源滕氏尚書大意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  
 厥中書所以知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  
 書迎刃而解矣

學書大旨

萬物之生始乎天也萬物之成始乎人也故易謂乾元  
 資始乾知大始凡坤之作成效法莫非天也人道經綸

參贊於兩間雖因時以建事也向者聖人繼天立極盡  
倫盡制而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焉曷能俾萬世永賴  
小大畢由之哉後人終身率由于先王制作中而莫知  
其如蓋由學不稽古未嘗考諸虞夏商周云耳古昔義  
黃啟運非不有墳典丘索之遺也然人文初開典制未  
備如結繩之政茹飲之俗時異世殊固難盡宜於後之  
人且洪荒之初其集鑊未必一一可得而詳紀焉故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末典謨訓誥誓命各以時敘而  
易繁就簡揭其宏綱要領以垂世範今僅存者伍拾捌  
篇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法制禁令莫非二帝三王之心  
法所流布此所以立百王之定矩肇萬世之太平也二  
典與經即曰稽古說命曰事不師古非說攸聞曾謂後  
學而于帝王大經大法莫能原其所自始哉是故經天  
莫大乎曆象日月星辰緯地莫大乎敷土奠高山大川  
治人莫大乎建官立政如璿璣玉衡始諸羲和者不可  
易也則壤成賦始諸禹貢者不可易也知人安民教養  
始諸稷契禮樂始諸夷夔刑罰始諸臯陶者不可易也  
以二帝三王其創始有本故也何也曰欽曰敬曰誠曰  
忱非徒在乎政事間也言心之始非危微之典乎言性  
之始非降衷之誥乎言學之始非學於古訓之說命乎

克明峻德非大學所自始乎精一執中非中庸所自始乎洪範皇極非無極太極與夫百家言五行者所自始乎不獨堯舜禹以一中相授受惟四海困窮之是憂而湯武建中建極以誓告萬方無非未殖未清以慰民後后見休之意也不獨伊周于太甲成王惓惓乎願諷明命所其無遠雖秦誓亦曰昧昧我思之惟以求夫斷斷休休之碩輔卽此觀之書中一政一事其所由始皆可法可傳不可勝窮而脩齊治平其根心以發者一而已矣果能以此論世尚友咸得其所自始而反求諸其身始家邦終四海固不越乎立愛立敬之常而孝友于兄弟則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庶乎知始作成之道在我矣否則縱師其迹而不得其經始之原欲鑿成憲以無愆也難矣故于學書之暇輒記其所自始者命之曰原始云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博曾有備於書者乎彼庖羲書卦不特洪範之精疑于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



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  
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后夔典樂教胄子凡  
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踰  
踰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肅紀綱也自臯陶作士命德  
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有二月之書法卽史官以時  
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  
九枚孰非周禮之教乎明德固闡之於大學也然太甲  
康誥堯典之克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未發之中固闡之  
於中庸也然堯舜禹湯之於中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  
學習一貫固闡之於論語也然遜志與學習與性成王  
善爲師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知性固闡之於孟  
子也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則已  
先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  
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欲  
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邵堯夫以皇帝王霸之氣象譬諸春夏秋冬予讀虞夏  
商周之書觀其規模氣象沿襲變態亦何異四時之相  
禪乎是故虞之典謨渾然道德性命之府也明良賡歌  
喜起千載一邁而百僚師帥黎民時雍風動其殆春日

喧妍萬類欣欣向榮之候乎大和在唐虞宇宙間固於  
典謨見之也夏書所紀凡九州山川之源委土田之膏  
澤物產之孳畜貢賦之等則文教武衛昭昭乎定爲萬  
世章程得非赤日麗空品彙悉森然長養於長夏之時  
乎及讀商書則揖遜變爲征誅典謨變爲訓誥嗣君不  
惠於阿衡則放之桐而盤庚遷殷乃勤訓戒然後用命  
雖其發明性學皎如朗月寒潭然白露橫江已爲履霜  
之景矣若周書則歷數紂惡以告武成君臣相誚至感  
風雷頑民不靖屢煩詔諭終之文侯命而周轍東以訖  
於秦繆之悔皇王勿湯之風况不可復挽矣斯時也閉  
塞成冬百物歛藏雖冬日可愛豈無挾纊之温然亦曷  
勝夫感發栗烈之威哉故借四時以狀四代亦取其近  
似云耳且虞德後世蔑加夏功萬世永賴商君臣賢聖  
更代迭興周謨烈耿光惟成康獨盛其書詞渾涵發揚  
文質亦各不齊後學發爲文詞惡可混然無別也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教  
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曰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彙倫之常道而後  
可以典名矣嘗謂堯舜二典其卽乾坤三卦之首諸易  
乎乾統天坤乃順承乎天而堯卽天也舜紹堯底績其

即坤之承天而代有終也故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蓋君道莫大於欽天尤莫要於爲天下得人得人以代  
天工君道盡矣此堯典所以爲君道之至也舜明目達  
聰孜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而庶績咸熙得非無成有  
終而爲臣道之至哉惟其君道之至也凡爲君者必取  
法乎堯巍巍則天而後爲君道之典則惟其臣道之至  
也凡爲臣者必取法乎舜重華協帝而後爲臣道之典  
則知此則知二典首尚書者卓乎與常之具在非徒以  
文章政事言也彼後世史官徒取一朝之法制禁令  
之方策亦名爲一代之典章者殆亦沿襲其名而莫知  
典之所以爲典也已

謨之義何謂也卽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蓋  
舜禹臯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而已  
此所以爲嘉謨也惟日孜孜而九功之惟敘思日贊贊  
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救天時幾  
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于逸罔淫於  
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作不曰兢兢業  
業無曠庶官則曰子違爾弼爾無面從是有後言禹聞  
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謨之在虞廷者信乎

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諂諛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之中不過運籌決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謨明弼諧惟允廸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弟子受業於師必有言教以切磋成就其性行故有訓之名焉若臣之於君卑高懸隔似不可以訓名矣然而自古建官有師傅保之名蓋師也者所以師其道義而訓誨與師弟同如易卦五爻君位也蒙六五童蒙吉彖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故伊訓篇曰伊尹乃明言烈正之成德以訓於王此訓之所由始乎謂今王嗣厥

德罔不在勅乃先之以愛敬親長繼之以三風十愆終之以善降祥不善降殃無非訓之以德而儆迪者至矣然太甲不惠則放之桐及處仁遷義則歸諸亳既復政告歸則陳戒於德是以太甲三篇與咸有一德雖不以訓名而均爲訓體以至祖己之于高宗彤日召公之旅癸周公之無逸周官孰非訓迪之體乎蓋惟太甲高宗武王成王能受訓戒於其師保故萬世而下稱賢聖之君者必歸焉叔季雖以師保名官而無其實君之體貌日尊既不肯其受訓誨於其臣矣不特臣之禮度日卑雖有任師保之職者孰能如伊尹周召本諸身有之德

以陳善納誨而格乎君心之非哉是故三代以還或形諸論諫者有之若伊訓旅獒無逸諸篇則莫之覩矣又何怪乎君德之不太甲成王若也

誥者告也各隨其事以播告乎臣民反覆曉諭務欲其上下之通徹也以誥名篇者不待論矣商有湯誥仲虺之誥是也如盤庚遷殷誥也西伯戡黎篇祖伊恐奔告於王微子篇序謂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非誥歟周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蘇子謂之八誥與康王之誥皆誥也他如君奭篇曰予不惠惟若茲誥立文篇告嗣天子王矣周成王王呂刑篇曰荒度作刑以誥四方非誥歟若夏禮征篇亦云告于衆則謂爲誥體當亦無疑即已上諸篇潛心以綢繹之彼君欲遷節何患乎臣民之不我從者而盤庚乃反復三誥惟恐德意不下達也頑民弗靖不殺戮之則遷徙之已爾亦奚用八誥之殷懃哉仲虺釋湯慙也五誥諭萬邦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周公留君奭亦胡爲乎告語若此其諄復耶蓋古人處君臣上下寮案民庶本通爲一體無有爾我間隔所以凡有一政一事必使上下人己之允孚而後得以行其志意蓋脩辭立其誠由此衷惻怛懇到不達不止此所以爲王道也豈若後之人每有示諭不過

法制云耳不禁之以刑威則嚴之以誅伐者所可倫哉  
古者命官必有命辭如高宗之於傳說爰立作相故作  
說命雖上篇記其命相之語中篇記說之進戒下篇記  
說之論學而均謂之命者緣上篇故也嗣是如微子蔡  
仲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以及成王之顧命亦均爲命之  
體焉然謂其辭究其旨不特說命中朝夕納誨祗若休  
命君臣皆非虛語歷觀微子崇德象賢蔡仲率德改行  
君陳之孝友畢公之保釐君牙之率祖罔命之匡不及  
君之責承皆實意而臣之受命者亦皆實事豈若末世  
詞命一出于故套會不計其才德堪此命否也又安望

其視王命之有赫儼然受天明命哉若夫成王顧命不  
徒委寄得人允爲萬世託孤標準然其所謂亂威儀貢  
非幾一皆據其平生之所操有蹈履者以垂訓嗣王莫  
非實語實事何爲世之豪挾又承君迷留之際假遺命  
以擅權也噫以君牙罔命之書尚有以翰林制誥格子  
視之者孔子刪書之旨益微矣

誓也者所以一三軍之志而示之以紀律也雖純王之  
世兵且不設何有於誓哉然禹誓征苗之師在唐虞之  
際已然矣則是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君行六師何能廢  
誓故夏有甘誓商有湯誓周有奉誓牧誓魯有費誓無

非於臨陣之先發號令以約束衆心示之以奉天討罪  
之意肅之以止廢步伐之法作之以果毅進功之勇云  
耳惟秦誓一篇乃穆公悔過以誓告群臣亦因伐鄭敗  
諸殺而作也即八誓觀之雖仁義之師必有節制而威  
克厥愛無敢不恭用命也柰何世迫春秋列國兵爭每  
每歃血盟神以相誓而口血未乾率爾敗盟其視尚書  
所載之誓又天壤矣讀誓辭者寧不爲世道慨耶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  
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  
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言在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

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  
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  
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  
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  
本乎道則史即書也事即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  
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  
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  
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  
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  
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

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天體高高在上欲卑巽以入萬物也難矣易之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重巽申命風其天之巽乎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雖八風剛柔不齊而疾徐相隨吹噓不斷此所以入物甚微而萬物之生生孰不由天之巽入以立其命哉君之於民也亦然何也君之崇高者分也而巽乎民者存乎命誥而已是命誥即君之所以風萬民者也故曰君子之德風重巽申命乃君子法天巽民之道也蓋回得諸易矣及讀尚書命誥諸體其於一政一事一物之問何諄諄乎不憚煩而不

知此即重巽申命之實事也如盤庚之遷殷洛誥之遷

洛多方多士之遷殷頑民詞之重復固不一而是至曰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曰今子

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曰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君之卑巽若此豈假此

以于百姓之譽哉要皆出於中心真誠惻怛自有不容

已者故當時臣民莫不翕然風動矣易謂重巽申命不

於諸命誥益信之哉何世之君天下者徒知民惟草也

不能知風之自又惡能重巽以申命也欲知巽風命誥

者盍于易書觀之



嘗謂禹貢奠高山大川凡九州山川如梁岐衡漳海岱  
淮濟固萬古不易然白壤黑墳赤埴青黎泥塗孰能易  
其土也下中下錯咸則三壤孰能易其田與賦也草木  
篠蕩魚鳥羽毛金錫絲枲玄纁孰能易其所出之物產  
也况觀其導山導水滌源陂澤不可以見水利所自來  
乎浮汶達濟浮淮泗達河不可以見漕運所自來乎所  
一納桎梏粟米罍丹璣組不可以見貢賦所自來乎島夷  
皮服淮夷璣珠不可以見四夷職貢所自來乎凡九州  
輿地所載靡不具于禹貢今猶古也柰何後儒于經中  
所載山川各以意見言之豈知郡縣雖與九州異名而  
區域率未之改卽九江孔殷載諸荆可知言及揚州者  
誤矣三江底定載諸揚可知言及梁州者誤矣九河之  
跡其地今猶可考則知謂碣石并九河滄于海者誤矣  
陽鳥今尚攸居如故則知疑彭蠡於他郡者誤矣禹貢  
成于三苗卽敘之後則知謂禹未嘗親至荆楊遣官亦  
畏三苗不敢入故荆楊有錯簡者誤矣噫後人每每以  
意見談經而不信經卽禹貢一篇其餘不可以類推乎  
聖人之言雖徹上徹下然言亦各有攸當不可不知如  
臯陶五典五禮天工人代得非統論天人之合一哉然  
知人安民九德咸事則對禹言也箕子五行五事彛倫

攸敘得非統論天人之相通哉然九疇建極稽疑庶徵  
則對武王言也伊尹顧諟天之明命若人人同矣而慎  
乃儉德習與性成所以藥太甲焉說命明哲實作則若  
人人同矣而事必師古學于古訓所以藥高宗焉周公  
所其無逸若人人同矣而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所以  
藥成王焉是故後人誦讀經典諸如此類必得其告君  
之意纘惕乎經旨而反躬默契又各有攸當者否則執  
泥言益安能有益身心哉

讀典謨訓誥固宜殫心思以釋其旨趣如躬承列聖而  
命必欲會其精神心術之微而後已然歷代君相所值  
時勢不齊則其措置幾宜各有攸當豈徒記誦其言論  
勲績已哉堯舜禹禪授一道益臯稷契列聖際會一時  
濟濟師師難乎其繼已然其時亦有最難處者如除四  
凶殄頑讒平水土殺三苗設生當其時恐未易擔承特  
善類滿朝無阻隘之患耳湯武時當桀紂雖堯舜處此  
詎能遽格其非心乎億兆不堪其暴虐而解民倒懸望  
亟雲霓故獨夫授首會朝清明矧有元聖仁人一心一  
德凡欲樹勲業于斯時者猶可勉也若伊周所處則有  
未易着力者矣何也商周皆創造之初基圖未固一逢  
顛覆之君一遇強祿之主縱欲誘而置之將誰誘耶閱

大甲篇遷桐三年卒聽師保之訓惟處置得宜故君心速化匪阿衡重寄其孰能之周公則又不同關金縢篇初武王不豫請以身代此則由我不由人也迨釁起三監流言肆布朝野靡不懷疑既不得不避居東土又不得不破斧東征雖罪人已殄群疑莫解鳴鳴大鳴王心未釋未聞有一人爲之暴白其心迹者向使雷風不動則狼跋東山懼西歸且無日已是大甲之悟繫乎人成王之悟動以天周公不尤難哉彼傳說啟沃高宗召公輔弼成康皆太平宰相事也是故身舉陶益稷謨及伊訓說命旅獒無逸諸篇俱百代相謨之說範要皆道德淵遠出之有本而轉移化導難易尤不可不細心以體究之苟讀其書不論其世知其人不及求諸心身則亦章句已爾何益之有

學書大旨總論

多識畜德論世尚友孔孟所不廢也慨把宋之無徵傷周籍之已去豈爲一代法制云然哉義畫固爲文字之祖鴻蒙初闢載籍未興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特存什一于千伯耳典謨訓誥誓命諸體不同同謂之書總五十八篇一言以蔽之不過敬天勤民爾已何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固必立之君以治而教之則大君

乃天地宗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而命不于常曷從  
而稽天命哉天之聽視在民則天心去留一視乎民而  
已矣欲爲君之肖子敢不敬天而勤民哉所以堯舜禪  
受非輕天下以授之匹夫也典微揆敘地平天成載在  
典謨者莫詳焉故揖讓一天命也堯舜何心也讀典謨  
而三聖相授受一道可默會也湯武革命非富天下而  
奪之君也慰民雲霓救民水火載在誓誥者莫詳焉故  
征誅一天討也湯武何心也讀誓誥而湯武之應天順  
人者可默會也且嗣君如成與大甲成康輔相如益稷  
伊傅周召敘沃盥承明及際會班班可考而苟有合乎  
斯道雖秦誓亦採而錄之與子與賢宗子家相之說亦  
于虛妄商周之書獨觀其深矣故敢以敬天勤民一語  
蔽四代之書也非予之臆說也嘗讀魯論末篇敘堯舜  
禹之授受則記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數語敘湯武之征誅則記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數語孔子敘書之意茲可識矣  
况敬天勤民原非二事而一念兢業常懷匹夫勝予之  
儆其萬世君相之法程乎噫天人之際其難言也臯陶  
謨曰天工人其代之箕子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所以  
發明天人一致之理尤極懇切善降祥不善降殃又豈

徒爲君相告耶夫孔子上下二千年間錄書止此篇章  
 若甚簡矣然言皆大經大法所昭垂也故開卷必先  
 稽古而學古有獲學古入官悉有明徵信乎論世多識  
 莫書若也世儒號稱稽古不求之書而求之史傳諸子  
 百家上無闕于天命下無補于民生其于尚友畜德何  
 有哉

堯典

嘗謂易大哉乾元萬物含始乃統天孔子以大而贊乾  
 矣讀論大哉堯之爲君也兢兢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以大而贊乎堯然堯之所以爲天者惟中心一德

一未有所據也及讀堯典見其欽明之德一天德也時雍  
 一之化一天道也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  
 一其則天者其欽天之謂乎至咨四岳舉舜翼位然後乃  
 一知堯之所以成其則天之大兢兢乎煥乎蕩蕩難名者其  
 一在茲也何也乾資萬物之始坤資萬物之生惟乾能統  
 一天惟坤乃順承乎天故群分類聚品物咸亨而致役乎  
 一坤一無成代有終者也則是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維乾  
 一坤合德而乾之所以大者以其有坤道之代終也然則  
 一堯之所以大者不以舜乎及讀舜典見其重華協于帝  
 一者固本之以玄德也然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舉禹作司空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  
士垂工益虞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作納言以至流共  
工放驩泄竄三苗而殛鯀皆舜之爲也所以九官十二  
牧各任厥職時堯天功奮庸熙帝之載而庶績咸熙雖  
舜亦無爲而治也已堯之大不於此可想見耶大坎  
離震巽艮兌之流行莫非乾坤之運用而合德則一歸  
之於坤禹益臯夔稷契之屬翼莫非堯舜之允釐而協  
一帝則一歸之于舜觀群聖際會一時堯其乾乎舜其坤  
乎九官之濟濟師師其六子之迭運乎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民固莫能名乎天堯不徧愛人而  
愛天下得人以廣其愛民亦莫能名乎堯此天之所以  
大而無之夫所以則天也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夫固  
天地之目相闔闢者而堯舜明良相遇一皆法元之道  
也易之於虺伊武之於周召孰不然哉况堯之試舜必  
曰欽哉舜咨二十有二人必曰欽哉所以昊天之欽若  
人時之敬授三謨之祇承祇敬夏書之祇台欽承商周  
之欽崇天道恭行天罰歷稽諸篇帝王相傳之法本諸  
此也故章首揭欽明二字不徒足以該四十八篇之大  
旨而大哉帝堯蕩蕩巍巍所以則乎天而立萬世君道  
之極者舍此無餘蘊矣噫終日乾乾夕惕正以崇效天

也茲于書之欽明而益信

人心道心

人各自有其心而不自知非心之南知也。滯聞見者惑多言昧反身者怠默識故於危微存亡間莫之辯焉耳。是故古今言心者曰虛靈知覺是也。曰人之神明是也。然而爲善者此神明知覺也。爲不善者亦此神明知覺也。豈有他哉。楊龜山先生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未理會得心盡箇甚可見人皆有此虛靈知覺之神而不能反身理會所以真妄混淆自家立命之原終生懵然莫之醒覺此心字所以不容不講也。雖然心不萌於不善者不足論縱使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隱此真心也。知擴而充者誰歟。觀齊宣見牛觶棘而其心有所不忍乃曰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心學寧容以不講乎。彼舜禹大聖人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訓釋不一大都謂道心天理人心人欲益人之生也有是耳目口鼻之形卽有是聲色臭味之欲此欲固未爲不善而不識心者則心爲形役虛靈知覺之神悉從乎耳目口鼻之用其流不至窮人欲滅天理不已也。此人心所以危也。道心豈離人而別有一心哉。惟自識其心者爲能先立乎大而非禮勿視

聽言動則斯人即爲有道之人而其心純乎道也凡耳目口體之用一本乎虛靈知覺之神淵淵乎退藏宥密固不可窺而不離聲色臭味實不着于聲色臭味所欲莫非天理之本然矣道心之微爲何如是心一也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人而言則曰惟危顧其操舍何如耳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合而觀之操而存焉非道心乎舍而亾焉非人心乎一危微係乎操舍而存亾原無二心當其存也虛靈知覺一與道合真雖變通不拘實淵微無朕斯人也心以道爲主則應用莫非道心之發見更何人心爲聽用也當其亾也虛靈知覺盡雜人謀雖未甚悖乎道終亦危殆不安斯人也靈覺爲精魄所拘知見隨形氣而動亦可執其應用不叛道者謂道心之聽用哉是以主與用分而二心之說于此乎倡矣至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曰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遂通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又有謂凡言心者皆是已發故書傳人心道心皆自己發言之遂使務心學者莫之適從舜孔之心傳終爲千古不決之訟矣嗟夫心爲人所同有之心道亦心所固有之道也但此心既曰虛靈曰神明而于斯道莫之知莫之覺焉其所謂神與靈者安在也以至神至靈之知覺

圖書編

卷十

三十



而百年之思為盡狗乎七尺之軀殼則心在斯人何勞  
 且苦一至此哉然亦無足怪也何也此心神靈變化與  
 生俱生倏無倏有歛之方寸若惺惺在中徧現兩間實  
 杳杳莫測非智識可得而揆度非氣力可得而把持非  
 伎倆可得而窮盡雖勇敢萬夫莫能自遏其一念雖威  
 勢加乎海宇而最驅日為游魂攝制或纏縛荆榛或驅  
 策機弄或甘心無悔焉故偶觸多露天真而晏安盡皆  
 習氣舉天下滔滔皆是良可哀也間有聰穎之士又皆  
 師心自用方其陽明稍勝恍若魍魎潛消不待閃電收  
 光便已流注異象故大舜猶致謹乎人心道心之辯而

孔子且與繫于操舍存心之說諱者此也夫何遜之論

心學者莫不曰直指本心見道較之舜孔似為易簡及  
 究其要領不過指見在之成心便為本來面目認眼前  
 之覺智悉皆自性良知即心是道動念即乖敵體承當  
 立躋聖位又有習靜團蒲屏息思慮一日靈慧內照驚  
 詫本體見前且云得此櫛柄入手四面八方一齊穿紐  
 色色信其本來而勿助勿忘活潑潑然造化在其掌握  
 中矣故當今之學非流連光景玩弄精魂便墮體出聰  
 歸虛入寂夾雜二氏援聖經改立名義以自逞其神奇  
 或有矯流弊者又以此心神明知覺皆不足據一切掃

除別立宗旨以標榜門戶亦不免舉一而廢百也多說  
紛紛于何而折衷之哉噫予過矣予過矣既謂感寂兩  
心者悖虞廷孔門之本旨又謂直指本心者畧精一操  
存之真功予何敢執已見論先輩耶嘗稽諸古訓矣文  
王之心本自順帝則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何爲哉武  
王之心本自配帝命也上帝臨爾無二爾心何爲哉孔  
子心外無矩顏子心外無仁也矩何事于不踰而不踰  
何待乎七十仁何事乎不違而不違何僅于三月哉只  
此可以識道心矣只此可以見精一操存之功雖大聖  
大賢未嘗瞬息懈矣以此反求諸心而求無負此心之  
神明亦將無負于先知先覺者雖狂言勿恤也要之人  
外無心心外無道道即立人之元人即凝道之具舍此  
因衆人之通病操存實入道之真機所以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  
爲道惟人道盡此心之神明知覺具在也安得先得我  
心之同然者以斯道覺斯人哉

朔易

天人生機本有定在也若徒明其理而不識天地生化  
之原欲反諸已養德養身與天地合其化生之機也難  
矣是故生生之謂易而其所以生生者何哉一陰一陽

是也。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易字本取日月相疊而相推。明生萬物之所以化生不測者。其原在茲也。嘗有得于朔。易之旨焉。虞書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冬。蓋日月交會于朔而冬至之朔。一歲陰陽之始也。傳註謂朔為蘇，因月由晦復蘇，取以釋朔之義可也。惟不明朔之本來，故謂朔為歲事，更易而盡遺其本旨。天地生化之原，聖人垂訓之意，反因之而晦矣。夫東作南訖，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莫不曰：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考文註于四海，則朔為四方之非無疑也。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為日，坎為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於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可見正北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為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為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知朔則知易矣。或曰：朔固起義于日月。

交會之所矣易之義何取于日月乎哉曰坎位天地之中化機之根源也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生取諸日月之相疊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則是朔也易也聖經不過即天地造化之自然以示人而東作南訛西成皆天地之自然者耳否則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爲獨曰平在而南訛亦于人爲何與哉或曰天地生機本乎日月交會者誠有定在也曾謂人之生幾亦自相交構而交會之定在與朔易無異耶曰人心小天地也心藏神離日象也腎藏精坎月象也坎離互藏天地且然況于人乎試自衆人觀之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之發洩及嚮晦入燕息而時方熟寐則耳目悉斂思慮盡忘神入于腎而交乎精魂亦隨神而攝于魄故血氣流貫百脉歸原及將寤則神寓于心既覺則神游于目此則人人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夜而寐也神入于坎故精得神而愈充斯晝而覺也精煥于離故神得精而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陽也成于地六則屬乎陰矣在人爲精是精成于地而位在坎然其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謂之元精故其上

與神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二生火陰也成于  
天七則屬乎陽矣在人爲神是神成于天而位在離然  
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謂之元神故其下與精交  
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觀圖書之法象坎離之卦畫  
可證矣故水火不相射其體爲坎離水上而火下其用  
爲既濟神藏精精藏神其生生之本原謂非天人合一  
之道哉所以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指點天地化原莫切于此白沙陳氏  
曰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十中開得最精指點人心樞機  
莫刃于

言人而不本諸天地則視爲脩煉之別術言天地人而  
不實指其處不免揣摩臆度卒流爲他技矣何不即易  
書本旨而闡明之俾後學知所適從哉嗚呼世之人徒  
知天之神爲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  
神爲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雖天地之造化未  
易悟而人身之精神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  
是以觀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  
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  
晦朔一歲之冬至天地交而物自生精神交而體自暢  
者無二致也然則法天之學如之何曰見離勞坎其義

雖均而坎獨為勞良有深義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而下文止承之以時中焉果能戒懼于不覩不聞而極深藏密以立大本則勞朔易之妙當自得之

伯夷三典

寅

直

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三禮

禮者理也天理之在人心一而已矣天下無二理宜乎禮亦無二也然古今之言禮者曰脩五禮曰五禮五庸曰百禮既至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何若此其繁哉要不越乎吉凶軍賓嘉五者而已矣辟之水焉江河必有源也其流千支萬派皆江河之委也不知禮之散殊者日泳游于江河而昧乎水之流不知禮之一本謂其

能窮水之源也奚可哉嘗讀虞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或曰三即五之誤也或曰三者天地人也使于  
本文無所指謂三爲五之誤可也謂三者天地人亦可  
也獨不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之言乎然則寅也直也清也三者即伯夷之所典者也  
孰謂寅直清之非禮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析其條理  
至纖至悉雖萬端不足以盡之人徒紐于舊見舊聞而  
有指寅直清爲三禮者鮮不以謬妄訾之矣殊不知人  
之一身自獨居一室以至于大庭廣衆自刑于妻子以  
至對越天地神明自灑掃應對以至作止語默同旋  
折何一非禮何一非天理之節文也使不寅則息  
曾有怠惰而可以爲禮乎不直則邪僻矣曾有邪僻而  
可以爲禮乎不清則雜亂矣曾有雜亂而可以爲禮乎  
果知天理在吾心而舉動之間一循乎天則自夙至夜  
不怠惰則寅寅即禮也不邪僻則直而直即禮也不雜  
亂則清而清即禮也試自一物觀之緩則未有條理不  
肅然者急則條理亂矣耳則未有條理不截然者枉則  
條理混矣靜則未有條理不秩然者躁則條理淆矣知  
此則寅直清爲三禮可無疑也况合是三者乃人心固  
有之天則不待安排不待矯飾隨所感觸而森然發見

大之而五典五禮析之而三百三千度雖雍容寅則一也儀雖曲折直則一也文雖煩縟清則一也何也人心本寅人心本直人心本清凡由衷達外條理不紊莫非自然之禮也或者又以吉凶軍賓嘉各有所宜禮儀威儀各有其等苟以寅直清為禮焉則儀文度數可盡廢也耶噫是則逐于儀文度數之末而不識其本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正以儆世之逐末者觀其大林故之問可知也易曰知微以入禮曰會通以行其典禮記曰無體之禮曰至禮不說可亦會會通無體不讓不有出于儀文度數之外者乎可曰其直清禮之本也吉凶軍賓嘉禮儀威儀禮之文也本與文不相離而五典五禮三百三千莫非寅直清之所如記曲禮必首之以毋不敬也嗚呼人苟知寅直清三者為禮則三即五之誤三指天地人皆疑所不必疑釋所不必釋彼區區于器數儀節之辨別者皆非所急而禮之本可識矣

禹貢疑議

仲尼刪書止存百篇皆存其可信且可為後世法也禹貢載在聖經傳來舊矣信聖經者宜據古考今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何也地一也或以名而殊名一也



或以時而改所以古今不盡同而其沿革不可盡考矣  
因其不可考也即致疑禹貢可乎禹貢曰彭蠡既豬陽  
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  
東過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滙東爲中江入  
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  
長江原委并禹之導江所載亦甚詳矣以禹貢之文考  
諸今日之地勢其能以盡同乎是故言九江則以今日  
之九江府當之蓋江分爲九既無間斷之殊江漢水匯  
爲一而無倒入湖口之勢有如朱子之所辯者且  
此蓋謂大禹未嘗身履梁雍荆揚地止分遣官屬往  
况河處彭蠡之間乃三苗氏所居當時水澤山林深昧  
不測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  
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  
而且多也况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  
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是因今日之地名  
疑禹貢之錯誤其果然歟又引鄭樵謂東匯澤爲彭蠡  
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是又因後人之說疑  
禹貢之宜刪也已試以九江郡與彭澤縣之有可考者

言之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已與禹貢不合漢之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故不在江州潯陽本以斬之潯水得名亦不屬柴桑縣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晉安帝義熙八年始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縣為潯陽縣然則今之九江郡且非漢晉時九江矣况禹貢之九江耶惡可據今之九江以潯水中洲者之同隔而并疑經文也所謂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或指彭蠡為兩江以是經文中江非江之數故與震澤不相關或謂三江宜求之上流如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注于震澤故禹貢紀其原及其委耳若只據其地名求之周禮職方氏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則周禮距禹貢特千餘年而具區已異乎震澤之名矣矧今之太湖又異乎震澤具區之名耶或又指巴陵為東陵指洞庭為彭蠡要皆出於臆度之見以數千年之後求合數千年之前陵谷變遷安得一一悉如故也經文前云彭蠡既豬則其自豬為澤明矣後云東滙澤者今每歲春夏江漢水漲

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孰謂經文之果誤哉噫禹貢傳來舊矣繪畫天下山水田賦為萬世不刊之典九州山川各有分疆觀三江既入載之揚州則知求之上流者非也觀九江孔殷載之荊州則知郡名江州而求其跡于湖口者非也觀三危既宅三苗不敘載之雍州則知洞庭彭蠡之間為三苗所阻不知作禹貢時三苗皆已懷服而遣官之說其非尤其甚觀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則鄱湖為南江可不言而喻矣故曰信聖經者宜據古以考今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至云

言錯誤云十三字衍文何則則吾豈敢

洪範九疇圖

<p>七次 明用稽疑蒙上五占 雨霽 貞次 克繹 悔八</p>	<p>四次 協用五紀日月歲 星曆數</p>	<p>初曰稽 水豐酸 火炎上苦 全從華辛 土稼穡甘</p>
<p>八次 念用庶徵煥 雨肅 惕休又咎 寒徵謀徵 風聖 急</p>	<p>五次 無偏無黨 建用皇極 無反無側</p>	<p>二敬用五事 視明哲 聽聰謀 思睿聖</p>
<p>九次 饗用福極康寧 壽 攸好德 考終命 弱反</p>	<p>六次 又用三德剛克 柔克 高明柔克 憂即 疾極</p>	<p>農用八政 司寇 司徒 司空 師 實 政</p>

圖書編

卷十

四十一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彝倫攸敘  
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已矣  
何也彝倫攸敘而帝不畀鯀以洪範九疇者以其汨陳  
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則五行謂  
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八者俱以用  
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謂云用者皆用此五行  
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陽下民而爲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所謂彝倫之攸敘敘此焉耳是故惟五居中  
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  
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  
其古則用二稽疑非五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  
五行在天地間凡萬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  
者則各有攸當耳所以敬用五事即五行之本諸身而  
罔弗欽也農用八政即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爲先也協  
用五紀即五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即五  
行之一於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即五行之矯其偏  
而從乎正也明用稽疑即五行之各兆而慎所擇也念  
用庶徵即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即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

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  
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以爲  
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  
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所當率由  
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循此則彝倫  
敘悖此則彝倫斃矣可不慎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  
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  
九金五十土是水火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  
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  
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孳起之端必  
欲以疇強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  
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思  
何以見其初一五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  
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  
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  
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  
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  
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

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一  
 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况禹既因洛書以敘疇  
 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  
 天已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已先禹而為之書  
 禹乃後伏羲而為之疇果禹先文王而敘之為九文王  
 後禹而列之為八果禹先箕子而為之範箕子後禹而  
 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  
 已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  
 是以窺聖人之學

貌恭肅

水潤下

時雨

皇極

言從義

火炎上

時暘

視明哲

木曲直

時燠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金從革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水不潤下

恒雨

皇極

言不從僭

火不炎上

恒暘

視不明豫

木不曲直

恒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金不從革

恒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恒風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天人一體而人之用五事即所以用五行也用一也敬則皇極建不敬則皇極不建而休徵咎徵隨之矣使於五事之用而五行配屬不清于何而用之于何而驗之哉嘗考諸古反諸身因以詳究洪範之說焉木貌火言土視金聽水思此孔劉傳疏舊說又增咎以耗增罰以陰信未然也蘇允明乃謂木貌金言火視水聽而土思子由又謂土貌金言木視水聽而火思其信然乎至蔡傳出而其說始定然天人之際終有未易明者必先明乎天地之生成斯人道可識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維其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此五行之所以生且成者天地陰陽會合而渾闢無窮者也水生于天而行于地故其性潤下于易象取水在天上水行地中而浮游天地皆水也火生於地而運於天故其性炎上于易象取明入地中火在天上薰灼天地皆火也周易首乾坤終坎離既未濟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又謂兩以潤之日以暄之是也天三生木所以木皆發榮向上其性曲直資水以生其位東方而條達舒暢者其出機也地四

生金所以金皆堅實沉下其性從革賴火以變其位西  
 方而巖凝肅殺者其入機也天五地十陰陽萃合為土  
 萬物莫不資之以生以成而止曰土爰稼穡特舉人之  
 養生最切者言之而土乃天地之冲氣也是天地開闢  
 莫先乎水水濕生燥火燥生潤水滋木生木為火母火  
 燥金變水為金于燥濕融結而土為水火木金所附五  
 行生成變化不可窮詰其理則不可易也其在入也有  
 形即有貌以貌屬木者取其氣之生以貌屬土者取其  
 形之成不知生成之原在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大  
 極圖曰無極之言具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有生  
 之氣以水而聚形以水而結有生之後周身血氣之  
 運莫非水也貌非人之水歟甫生之際即有聲聲氣發  
 露神之昭也天有震以著其陽之動人有言以宣其心  
 之聲謂之即發出悖來違倏起倏滅亦無定象燭火燎  
 原片言喪邦言非人之火歟諸家每以心腎為神氣之  
 會者亦有見於腎中水精氣所由生顏色之光澤係乎  
 腎水之周流故腎為形色之本心固神明所舍而心主  
 乎舌故聲音之發皆根於心也木于時為春其氣散在  
 人為魂在目為視故以視屬木金于時為秋其氣收在  
 人為魄在耳為聽故以聽屬金易謂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木外榮視外見魂外游類也金內鑑聽內受魄內守類也彼謂金有聲而屬諸言者固未識內外出入之義抑知金以火而革聽以言而變歟土爰稼穡屬之思者人賴五穀以養生內經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又曰在地爲土在臟爲脾在味爲其在志爲思思傷脾脾爲一身之統思爲五官之主也非歟五行具於人即其運于天也明矣其用之人也又豈天人不相孚也耶水即雨而莫不潤者其德也故貌之德恭而作肅爲水之用焉潤身生色謙退下人所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是也肅則時雨而休徵反此爲狂則恒雨而咎徵矣火即明而莫不從化者其德也故言之德從而作又爲火之用焉發禁燥妄出遠鄙悖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又則時暘而休徵反此爲僭則恒暘而咎徵矣木氣煥而曲直四達仁德也故視之德明而作哲爲木之用焉離明外施旁燭無疆四目明而無不照也哲則時煥而休徵反此爲豫則恒煥而咎徵矣金氣寒而從革歛藏義德也故聽之德聰而作謀焉聲入心通訐謨遠猷聰四達而無不納也謀則時寒而休徵反此爲急則恒寒而咎徵矣土氣宣播爲風猶人之大而化焉之謂聖也故思之德睿而作聖爲土之用焉通微生於

思至黃中通理神明昭融哲誥肅義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聖則時風而休徵反此爲蒙則恒風而咎徵矣但其用有五其敬則一維敬則平康正直剛柔得中而皇極建斯爲五事之得而休徵五福應之不敬則剛柔徧而皇極不建斯爲五事之失而咎徵六極應之若曰其徵其福其極應其事焉拘滯穿鑿如劉向之說則非矣是故皇建其有極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究其實不計乎敬用五事之至也此固攸敘彝倫之要天人之大綱也初一日五行而八者之用皆用此耳五行寧無敬乎哉

學于古訓

學術不明則邪說興誠行作而國家之政治日益頹壞學之所係亦甚鉅矣嘗讀學記曰博習親師曰離經辯志曰敬業樂群是窮經博古得非自昔學術所重耶何近之談學者謂心性外一切詞章記誦皆聖學之榛蕪不知人心自有仲尼六經皆我註脚苟醉心糟粕惡足以誣身心性命之淵微哉此言學而不究夫學之所自始故多言得以惑之耳書始唐虞而學之一言則始諸說命謂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後之言學者悉本諸此且曰事不師古匪說匪聞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未無愆莫

非學古意也孔門以學立教論語二十篇雖各因人而  
施然學詩學禮學易學文孰非好古敏求之源流哉以  
孔門稽諸說命似亦後先一揆矣雖然說之言蓋有爲  
而發也須合三篇以會通之庶乎其學之全焉何也  
恭默思道非高宗之學乎舊學於其盤非即默思之謂  
乎說蓋懼其專於思而廢夫學一於默而畧乎事也啟  
心沃心聞德輔德高宗之望傳說者真不啻大旱之望  
霖雨而傳說弼直高宗惟在事事有備無患如甲冑起  
戎于戈省躬啟寵納侮爵德任賢諄諄于政事間欲以  
慎之藥疹厥疾焉此始與學遜志時敏必如此而  
後進利厥躬德脩罔覺也不然刻時惟建事而事不固  
古幾何而不師心以自用哉然知行合一學之則也說  
又專于力行之艱何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群臣  
固已信王實有此知矣蓋道咸得諸恭默之思則不慮  
其聰明之不啟識見之不徹也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  
艱孰非豫防其偏而望其知行思學之合一乎信乎學  
不思則罔思不學則殆而恭默以思道者不得不學古  
以稽其實必先明諸心以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  
而明哲實作則者不得不慎行以履其祥此所謂古人  
之全學也否則一於博古者不免涉于支離一於恭默

者不免流爲虛寂故曰說之言蓋有爲而發也

祖甲帝乙

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前人有定論矣然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經史可以道與事分言之哉春秋魯史也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一經聖人筆削遂成性命之書此其事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可傳可信爲萬世紀事之宗也尚論三代以前經有殘缺考諸史史有誣雜折諸經可也茲于祖甲帝乙深病史之不可憑矣幸而有經存焉蓋書乃聖經所以道政事者也無逸篇周公陳以訓導成王而歷歷上商王之無逸者有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能爲小人作其即位後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及讀少微通鑑曰祖甲嗣立爲人淫亂殷衰在位凡三十有三年而崩將以爲兩人也則名同享國曆數同及考邵子經世書凡世次曆年亦無不同者將以爲一人也何以一治一亂一賢一不道其相懸一至此即且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以筆諸經可信可傳無踰此者史遷尚以祖甲爲淫亂而妄加詆毀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於莫之白而至有疑祖甲爲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真僞且不可憑則又何有於道哉

又嘗誦易於泰之五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五  
爻亦曰帝乙歸妹吉易三百八十四爻實舉其人者甚  
鮮而於帝乙則兩及之雖歸妹之禮或始於帝乙而元  
吉之占各因其卦爻然苟非賢君周公於易爻何爲屢  
以名號稱也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且其言即爲泰九五而發  
亦有可據何京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  
作銘皆因之程傳則以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  
皆襲上也後又有帝乙未幾就是夫書稱帝乙有明  
及考史鑑所載則云帝乙商道益衰將信載道之經子  
抑信記事之史乎信經則書與易合信史誠不免程傳  
之疑矣夫易書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表章也二王  
必爲商之賢王無疑况商王多以十干爲名取乙之名  
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世次各異何爲不直  
信易卦爻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  
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世以名殊何爲  
不直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太甲之相淆雖  
然經史中或帝乙原無可考疑爲天乙可也而載諸多  
士者至明顯矣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

說或祖甲原無可考疑為大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者不之信而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史遷詆誣祖甲帝乙而後世莫之辯哉噫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且有盤盂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今雖欲辯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

康誥

嘗讀大學首條三語已足以括其要矣然四引康誥以證之曰克明德曰作新民曰如保赤子曰惟命不于常固足以盡大學之義而康誥一篇固不盡於四語中乎可見古人蓋早言書亦可見後人讀書不能窮其理也

其要也然考康誥所由作在書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書傳則曰武王封康叔於衛乃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若果以為成王時作也然篇中所稱如朕其弟顯考文王乃寡兄勗道乃文考既曰考曰兄曰弟其必非成王詞也明矣或謂其作於周公而稱弟者周公弟之也豈有王若曰孟反朕其弟而可為周公之稱乎此必武王命康叔之詞而序之誤也無疑矣或又為武王時康叔尚幼故未就封然篇中有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曾謂知武王之心

德者尚可以幼言之乎但其文拳拳于明德慎罰中有  
助王宅天命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無作殄等語不類封  
國之誥也嘗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  
分康叔命以康誥封以殷虛又曰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卽此以意度之或者卽康叔爲司寇而命之以是  
誥歟以命司寇之誥爲封國之誥或曰因康叔之國在  
殷地而後人誤傳之歟但斯言也亦因康叔爲司寇之  
言而言之耳雖左氏去周既遠其言或亦有據  
而不敢必也噫若果信以爲司寇之誥匪特與明德慎  
罰之文不相符而封國在司寇之後則書傳與別之  
言皆可意會矣特外此別無所考則亦安敢信以爲然  
哉

洛誥君陳畢命

奧稽古帝王其德澤入人之深淪肌浹髓固結而不可  
解此豈刑驅勢迫威力劫制之哉抑豈沾沾之惠响响  
之恩能使人皆帖然服之易世而不變哉嘗于書而深  
有感夫殷周之際焉自讀秦誓牧誓武成諸篇見武王  
一戎衣有天下凡殷之子孫臣庶靡不臣服於周矣武  
王定鼎于洛志在都洛故并殷民遷之宜其感化之易

易也追成王命召公相宅于洛作召誥惟誠于小民顧  
畏民艱真知本哉周公往營洛邑使來告卜作洛誥乃  
命周公留洛固以東都重地不得不賴公之鎮定之亦  
以殷人不靖非周公不足以輯寧而化誨之也然於多  
士多方則又誥戒之不巳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屢不靜是殷人之不心服  
者何若此其難變哉繼命君陳懋昭周公之訓且曰爾  
無忿疾于頑可見殷頑尚未之改也至康王命畢公保  
釐東郊恭殷頑民猶以餘風未殄將由惡終爲言必既

歷三紀然後世爲風移是其壯者老矣老者死矣  
民之頑者始成若於周王之訓也夫民一也在周爲頑  
在殷不謂之忠乎蓋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夫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况賢聖繼世迭興雖鳥獸昆  
虫草木莫不浸潤於膏澤中矣斯民醉飽先王之德豈  
遽忍于畔商哉特苦受毒逋不得不望周王以解其倒  
懸耳及暴虐既除謳吟思商又何日忘之哉固非區區  
勢力所能脅又豈旦夕惠澤所能轉移而心服之哉殷  
先哲王其德澤入人深也如此然周於頑民宜乎以刑  
威驅迫之無難矣乃由商舊政且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舒徐以待其自新自化故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俾太和  
 在成周宇宙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觀于商而知  
 民之沒世不忘以王澤之入人深也觀於周而知民之  
 必世後仁以王澤之感人漸也惟其漸也此其所以深  
 也志王道者盍于路誥君陳畢命而玩味之始知後世  
 君天下者迥與三代別矣

禮 王 三 書

君牙

命君牙為大司徒

罔命

命罔伯為太僕正

呂刑

命呂侯以刑

穆王三書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髦  
 荒何哉昔孔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  
 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謂  
 之為賢君也諒非溢辭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  
 乃曰偃王凡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周穆王  
 無道意不在天下得人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  
 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執  
 三帛二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

述文御長編而歸伐徐偃王北走鳴呼如退之之說則  
 夫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

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追其責也夫  
 乘八駿而宴王母列子之說也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  
 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  
 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墟以至於瑤  
 池此但列子假託謬妄之言以彰其神仙之術與黃帝  
 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實言太段譎怪多類  
 此厥後左傳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皆將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其孟  
 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

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  
 瑤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且列子謂西  
 極化人既以變物之形又且移人之慮又為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化人亦曰吾與王神遊也形豈動  
 哉夫既謂之默存謂之神遊而遂謂其乘八駿宴王母  
 不親政事信以為實雖莊列寓言之意亦弗之察矣但  
 韓子亦因文見道者至謂偃王能行仁義穆王伐之不  
 益謬哉夫有周王在上偃王乃敢斷諸侯之辯爭受列  
 國之王帛恐知仁義者不為也况信怪誕之說而遺夫  
 于定書之旨因徐偃之偽而信湯王受堯流之誣是謂  
 以非之為是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  
 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為之  
 翼也其命冏伯為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思免厥愆至有僕謏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所任君  
 牙伯冏為得人而惕躬畏咎亦甚切矣其命呂侯以刑  
 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年雖老耄而一念哀矜欽  
 恤之誠見于言表反謂其意不在天下何耶向使穆王  
 三書所言皆無實所任之人皆不當在夫子必不取之  
 以垂訓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必非妄人穆  
 王必非不恤國事之主也明矣當是時君臣若此謂徐

偃僭王已謬况又受諸侯之贄子何後儒因伯罔爲大  
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因呂刑王享百年耄荒則曰  
老而怠荒故好遊也所以書傳謂穆王巡狩無度財匱  
民勞至于末年爲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以  
示戒是惑之愈甚而愈失其真矣盡即書之本文而玩  
其旨乎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蓋荒  
度之義與禹貢荒度土工同言年雖老耄猶荒度作刑  
以誥四方正見其不敢怠也至謂以敷五典式和民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謂斯言也穆  
王之命誥與吾夫子垂訓之意昭然如日星也後人徒

雜言 不信

去言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爲周衰  
而秦與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噫豈  
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事功成  
敗論其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懇至惻怛  
若湯罪已有汲汲乎其不暇者至其味思一介之臣  
以斷斷無技休休有容爲賢而以斯人爲子孫黎民之  
利其媚嫉者反之此尤可爲千古之龜鑑春秋戰國諸  
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

卷下

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不錄聖人取舍予奪垂鑑萬  
世豈苟私一繆公而已哉故論五霸之功則大齊桓以  
其首能率衆尊周而攘夷也論五霸之德則取繆公以  
其獨能自反悔過而遷善也知夫此則堯夫特稱秦繆  
爲霸者之最蓋論德而不論功其家法有自來矣夫繆  
公誤用杞子之謀而違蹇叔以至有殺之敗因其三師  
喪師辱國夫人而悔之矣惟其悔之而不責於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之流而深引咎自責增修其德政三敗  
率用孟明而霸西戎此其難者故傳曰繆公之爲君也  
與人之同也與人之不一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經也能  
懼思也由是觀之秦誓之詞夫豈苟爲美而已耶予文  
韜繆公事其有出於桓文之上者三晉夷吾之入晉秦  
納之矣夷吾背河外列城與賂而不與秦而繆公不遷  
怒也不豹奔秦勸之伐晉則不許及晉饑乞糴則又輸  
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若此  
者可謂庶幾於王者之量彼齊桓一怒蔡姬而遂興伐  
楚之師晉文之侵曹圍鄭惡其出亾而無禮也何偏也  
百里奚亾國之俘也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登之上大  
夫之佐終其身倚任而不疑若蹇叔若由余若公孫子  
桑皆列國之僑也並相與周旋共國政焉若此者可謂

庶幾於王者之明彼晉有子犯從亾於外者十九年矣  
 而其入國也猶投璧於河以為誓齊桓知任一管仲而  
 終不免溺於豎刁易牙開方之徒何明之足稱也楚人  
 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  
 滅雖不能收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若此者可謂庶幾於  
 王者之言彼齊魯之同盟舊矣而桓之入也首加師于  
 魯衛晉之宗也衛侯一二於楚晉文執之且使加醜焉  
 其視繆公哀滅江之心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由是觀之  
 繆公惟其能悔過遷善是以平生舉動亦多光明謂其  
 君者之最良不誣也秦自繆公而後代有英君以至  
 于始皇卒併天下或謂繆公有遺澤于子孫也亦宜然  
 其後世所由之道強猛恒有餘而仁恕多不足甚則變  
 壞先王之法流毒四海為生民之一厄使孔子見之必  
 所深痛安得以與穆公者而與之余故曰孔子之錄秦  
 晉也賢穆公以示訓也不計秦之後有如皇者也堯夫  
 進穆公也嘉其德之近於王也慨天下之純乎霸而入  
 於夷者也詩敬憲

丹書圖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  
 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  
 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  
 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  
 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至西  
 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愆者從愆勝義者凶凡事不強  
 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  
 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机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

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劔弓矛皆為銘儼焉

上古初無文字庖羲畫卦及先後天圖河洛圖書即文

字也故後世雖有文字之傳而圖象不廢武王受洪範

于箕子乃有九疇圖受丹書于太公世止傳其文耳圖

則未之覩也近王欲立氏携丹書圖示予謂關中舊傳

此圖象一展閱之令人悚然慎欣然喜蓋不待誦其全

文觸目儼裒受益非淺淺矣夫圓天象也方地象也黑

白晦明之象也人心體虛靈洞鑑圓融靡不統括故圓

象天苞隨感裁決行止疾徐時措合宜故方象地矩與

方象圓則方知其理一也然此心在中敬則昭明發微

息則晦蒙空虛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事物應

感則正明斷制欲則叢棘桎梏故曰義勝慾者從慾

勝義者凶是方圓即中外體用寂感之分黑白即善惡

邪正禍福之辨所謂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輶者

何簡明親切一至此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又曰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先後一揆有自察矣但

此心發與未發分象方圓豈判然不相合哉亦惟觀象

天地斯得之矣彼天之圓包乎地外地之方奠於天中

天體太虛而天之氣則充貫乎地凡萬類網緼發生于

地者皆天之氣也乾統天坤順承天乾坤一一即心之



象也此心渾淪大極莫知端倪應幾變化各止其所未  
應事非先既應事非後寂然不動非局于內感而遂通  
非滯于外顯仁藏用常明常覺要在得心忘象聖訓謹  
然常在心目閒矣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一敬  
謂之內也觀其會通列聖豈欺我哉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學詩叙

小子何莫學夫詩嘗莊謂斯言朱嘗不二復而動予衷  
也且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小子于詩學之有年矣何面牆如故耶蓋風雅  
頌賦比興各有體雅之小大風雅之正變均之乎有體  
也雖其本無邪之心以達諸言者一也而體各不同故  
夫子刪詩俾雅頌各得其所也今識其體者誰歟日用  
間人孰無言即風雅變體且未之脗合又何有于二南

歟此學詩多識學詩原體所由述也惟真識其體然後  
乃知一言以蔽之只在思無邪是故閑邪以存誠修詞  
以立誠體立用行各有攸當庶不負聖人學詩之教矣

關雎國風之始

鹿鳴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

清廟頌之始

詩四始圖

詩六義圖

風雅頌賦比興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詩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成夫婦訓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聲於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中和祇庸孝友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其義也

其後正牆面而立也與

程頤曰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

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

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

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

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

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詩涵咏從容則忽不自

知而自解頤矣

謝良佐曰君子之于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  
 又將以考先王之澤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  
 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  
 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  
 廢蓼莪則詩興發善心于此可見矣

朱熹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于是乎章句以繼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  
 化之天下之道行于此矣

孔子雅言詩曰興于詩曰不學詩無以言小子何其學  
 夫詩詩說不可以不學也然誦詩三百不足以致用詩  
 亦未易學也學之當何如亦惟取法孔子而已矣即如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誦之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  
 好是懿德只轉換二三字而性情之道了然矣詩云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方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誦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只提醒一語而治國家之道了然矣此孔子所以善

說詩孟子所以願學孔子而說詩亦以之爲準繩也但  
一則曰知道二則曰知道三百篇豈只此一詩爲知道  
哉欲求知道之旨豈徒區區于名物之訓釋而不思以  
意逆其志哉大抵賦比興風雅頌雖各不同其發乎性  
情止乎理義知道則一而已觀周召之告君也七月章  
惓惓於蚕桑稼穡之艱難卷阿章諄諄于馮翼孝德之  
引翼成王所以興起于善而夙夜基命宥密蓋以此也  
故其棠之愛九戩之番一皆人心不容自己者即此推  
之君之燕臣也曰人之於我示我用行臣之答君也曰  
天作之君侯作之師思公不易哉君之答臣也曰學有緝熙于光昭彌于  
君不我顯德行君之于農也曰我田既藏農夫之慶農  
之答君也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之感應捷於影  
響一皆真心之見乎詞也今讀緇衣隱桑即知其好賢  
之誠讀巷伯何人斯即知其惡惡之切讀伐檀衡門即  
知其守己之正讀宛丘株林即知其行己之邪讀采芣  
芣采芣即知其太平之樂讀彼黍離離即知其東遷之憂  
讀魚麗南山蓼蕭湛湛露斯即周之所以盛讀民勞版蕩  
若之華何草不黃即知周之所以衰讀車攻吉日雲漢  
庭燎即知宣王之所以中興讀祁父黃鳥我行其野即

知宣王之所以終怠此其感發懲創一諷咏即得之矣  
雖意之所指或不齊孰非知道之言乎至于饗祀朝會  
則歷舉先祖之德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  
先登于岸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所以形容其心神者至矣故凡上而后  
稷公劉大王王季下而武王成康各舉其實以昭不後  
裔而子孫臣功得與聞于廟庭之間有不感發興起者  
哉是故不獨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與賓筵淇澳之味可  
以爲道也甚至兵旅之興有嚴有翼既敬既戒一皆  
自其德心而充廣之耳若夫里巷之歌謠則一出于婦  
人女子之口在汝墳乃曰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在雄雉乃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  
臧在鷄鳴之婦乃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然猶處  
其常也如栢舟綠衣燕燕終風以及白華之雅一則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一則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以  
至今讀之猶足以動人也道在人心一觸之而即興秉  
彛好德同焉故也孔子謂思無邪之一言足以蔽三百  
篇之旨茲可默會矣雖然古天子巡狩列國必命太史

陳詩以觀政謂治道風俗所攸關也迨詩變而騷猶爲  
近古至漢魏而下點綴敲推可謂工矣然發乎性情止  
乎義禮謂之知道則槩乎未之聞也詩不足以興何以  
詩爲哉

詩大旨

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辨體象者何陰陽奇偶  
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賦比興  
雅頌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是詩之有體與易之  
有象同而體定于未測之先與象定于未畫之先亦同  
也柰何一曰畫之後猶一不測夫所畫之象既測之後猶不  
測一曰測定之體伏義必於畫孔子何事於刪乎豈詩  
之外別有所謂體乎哉天無別體日月星辰即天之體  
也苟于日也月也星與辰也諸體不辨何以仰觀乎天  
之文地無別體水出土石即地之體也苟于水也山也  
土與石也諸體不辨何以俯察乎地之理人無別體首  
腹股肱即人之體也苟于首也腹也股與肱也諸體不  
辨何以中盡乎人之道昔人以風雅頌爲六經賦比興  
爲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但賦也興也比也各一其  
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賦以  
直述其事而中寓興義或比興雖各別以之爲比即

以之爲興亦于經之體無與也此所以爲經中之緯也  
若夫風不可爲雅小雅不可爲大雅而雅不可以爲頌  
正風不可以爲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真識其體  
如蒼素不可淆如絲竹不可混則各任意識註述篇章  
藝工理昌及沉滅其本古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  
爲風貴正而惑於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  
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  
乎其末之識也故意本委放每認比興以爲賦詞本假  
托每認實言以爲直或以和樂之詞釋其深邃之意或  
於忠臣義士之誦刺指爲淫靡和辭之歌謠詩之晦塞  
可厭也哉然非古人混六藝爲一途而莫之講也且辨  
體不清則詮義不澈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  
升降之矣豈知體教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  
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  
耳雖欲於體外加以毫髮善見不可得也是故風雅頌  
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于隆替也得其  
體則六義炳炳如仰天俯地近取諸身色色信其本來  
而已矣况諸書皆假言以闡明其理義詩獨隨聲以宣  
洩其性靈其體固別于聲響有節奏之間其情則起于諷  
咏音律之外學詩者于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



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為義理所拘不能洒然于歌詠之表矣潢鄙人也敢自以為識體乎哉但學詩久之知有體之當辨也迺敢僭妄陳述辨體一端以為學詩之指南云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即大序所謂詩有六義是也程子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體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可見體即義之所由辨也何也風雅頌各有體不可混也但風非無雅惟雅亦無風又風雅頌正風亦分也苟不能先辨其體何以俾風雅頌各得其所

古人于六義先風即次賦比興者何蓋賦比興雖風雅頌所通用然首之以國風而三緯即備于國風中焉如關雎首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賦之義也關雎荇菜皆因物起興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之以為比也此三緯所以即次乎風而先雅頌之音也

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曰風者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勸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

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氣鼓動萬彙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大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一齊聲氣不一其體則一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蠡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複味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味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荅于衛莊公全不說出猶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今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却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比

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濱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為離明之正方故風為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子謂伯魚曰爾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已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况于修齊治平之道哉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養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吹物而物皆暢幾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成化育于其中也試舉一二証之即一各賦斯可

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一且麟趾羔羊騶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詠嘆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于其中此二南所以為正音也知二南之體則知正風之義矣否則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本因不識其諷諭乃又從而為之詞是于面墻者加桎梏也不深負聖人諄切之教耶南體裁不長而詠歎不已渾含不露而意趣躍然誦其言而其所未言者令人玩味之不忍釋紉繹之而其義愈無窮也學詩者學二南以立言則終日言而人不厭

聽雖片言亦可以悟人也不則其如朔風之栗烈何變風云者果如孔氏所謂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據其所云則有道之世天下不宜有風又何為黍離降為國風也蓋惟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惟其以時之汚隆論正變故何彼穠矣在二南者必欲改乎王為正王豈不思七月篇非成王周公之盛時乎且謂

變風之不一見變之可正也今取七月置之二南即可

以為正風乎蓋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于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於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知風以南長養萬物為正則凡各方稍異乎正南者即正南之風可見正南一出于和柔餘風未免涉于勁直也始即其為變風之旨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雖有雅體謂之為正南可乎苟此詩作于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二南可乎辨體之正變者辨乎此而已矣

賦之義云何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子



義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之則同也皆是也亦未盡也如卷耳桃夭草蟲皆即所賦以為興而又有興兼比與賦者伐木鳥鳴則既興而又興也須玩味久之自得其不盡之意不可便以為無取義也國風用比興最多美刺雖殊亦多諷意蓋言之風謂之諷含而不露婉而不迫故也如漢廣之游女野有死麕之有女懷春皆托言以致諷如谷風與氓皆假棄婦之詞以致怨而非實言也且其寓意于物如誦關雎便知為夫婦誦采芣斯便知為子孫誦桃夭便知為婚姻誦

斷凡物之類人倫故比興皆不移易後人倫物俱時凡其

所托諷者一切不探其微反指為無意義良可羞也若雅與頌則比興漸少矣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四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其諷諭之詞矣

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

詩經編 卷十一 一四

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  
 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  
 伐木蓼莪我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  
 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  
 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為政之小  
 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鳥鷺既醉之燕禮未  
 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  
 芣安見其為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為朝會受釐陳戒與  
 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  
 頌則昌大而坦易其在於與公卿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  
 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  
 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為小大雅之變  
 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  
 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  
 之義俱不待言矣

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于神明者也呂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  
 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  
 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綿切之美大王也清廟  
 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

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于是乎可識矣敬之小慈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為雅可乎哉魯之有馭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為變頌也亦宜周自文王初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三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于數十年間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為平王幽王時詩何謂也司馬遷謂大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二也亦存其可以垂世者言同常道義風教之類也且孔子所謂詩二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若不然且曰其中雜有淫僻悖亂之詩在焉不大怪孔子刪詩之旨乎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嘆之表言若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詠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嗚呼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

善說詩者固不可以詞害意亦可因詞以會意但詞有



限意無窮也法語之言小雅之謂也異語之言二酉之謂也一部論語其周南召南之體乎

發乎情止乎理義三百篇皆然大約風多主乎情小雅多主乎事大雅多主乎理頌多主乎德非謂大雅之遺德小雅之無情然小雅則情寓乎一事之中大雅則德見于一篇之內各就其多者見之也

仲尼于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則凡有邪思者必其所刪而所存必無邪思也明矣故倦倦以學詩勉二三子而雅言詩也然及周禮高賜可與言詩曰起予曰告往知來謂其得也亦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然則學詩者又可尋文泥句逐字解義云乎哉蓋詩之為教性隨物感聲逐意宣或寓言多質言寡或假此形彼或微露其意不竟其辭縱文辭偶同美刺迥別要在悠游涵泳以我心神契古人意趣而超然朗悟懸解斯可也是故各經皆循文探理惟詩則言外傳心若一逐字句則滯象迷真體且莫辨又奚有於興觀群怨哉

四

風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魏唐秦陳檜曹邠

雅

小雅 大雅

周頌

頌

魯頌 商頌

詩

風雅頌

人作詩之體耳得其所以為風雅頌之體可與言詩矣  
 或以為天子諸侯之辨者豈深于詩者哉何以謂之風  
 也風之體多重復咏嘆輕婉淺淡况百里不同風而出  
 于民俗之故雖各發于性情而各土之音因以異  
 各國之風亦因以見也何以謂之雅也雅之體多正大  
 整肅雖或各言其情而終非輕婉之辭矣何以謂之頌  
 也頌之體多莊嚴恭敬于以發君德之淵微揚祖先之  
 動烈云爾如后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  
 不同而名亦異也自風之體觀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  
 之中每每數句而詞多重復既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  
 女鐘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又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  
 惟六字不同蝻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  
 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六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  
 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北風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黍離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三章  
 皆重言之麟之趾三章三十三字而實字止九字耳以  
 此觀風之體多類此蓋以數字咏嘆成章一歌咏之間  
 風之有聲其感人最易入也若雅之正大較諸詩則風  
 雅之別者以小雅之所咏者  
 雖失大率多述其事道其情猶未若大雅之渾涵也如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予  
 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此之類  
 渾涵者此其大雅爲何如也此觀雅之小大而其體  
 裁自殊果惟在于燕饗朝會之別乎雖大小雅多道乎  
 人君政事之得失然猶有美有刺而頌則無有諷刺要  
 皆鋪張其功德焉今試以風之體與雅頌之體詳觀之  
 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聖人未及魯之先風雅頌之混淆也非一日矣彼序詩者乃以言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後儒又以風為被上之化小雅為宴饗之樂大雅為會朝之樂頌為宗廟之樂其果然與夫既以風為諸侯矣乃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若謂文王在當時尚為諸侯故謂之風而幽詩為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况聖人既降黍離為國風矣而邶詩列于國風不謂之風又何耶夫既以小雅黍蕭為風及政事則為大雅小雅果為政之小乎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于鹿鳴采芣出車句為燕享既醉鳧鷖何為專于會朝也頌謂其備若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于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慈何有于神明之告載芟良耜何與于宗廟之樂也况類而通之七月之詩不有類于雅乎而其體則風也邶葉鳧鷖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泂水不有類于雅有駢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頌也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失為諸侯

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尊諸侯者陋亦甚矣嘗自衛武  
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固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  
列之大雅果以諸侯為政王朝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  
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與  
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分之  
與噫今田夫野婦皆能為鄉土之歌是即古風之遺體  
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是即  
古雅頌之遺體也何獨千古詩之體裁無所辨哉

### 國風

天地之生萬物所以宣暢也然吹萬不同一皆隨其感之所  
感而聲亦因以異焉是本之氣而形之聲氣和則聲徐  
氣勁則聲肅和則物觸之欣欣向榮勁則物觸之而撓  
折者多矣其機如此然率土之濱各方風氣異齊人之  
聲亦因之知風之自其風俗成于下其風化則本乎上  
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易地  
上有風觀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古者天子巡狩列國  
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觀此也詩三百篇曰風曰雅曰頌  
所以列國之風亦區以別焉觀風者觀乎此而列國之  
教化習俗昭然于聲歌之表矣或曰自二南至邠均之

爲國風也周召獨謂之南子以南爲樂章取證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齊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爲正風列國爲變風古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蓋八方一也而獨以南爲正由北高南下天之象也北幽南明天之氣也位北何離君之體也孔子曰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知八方以南面爲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爲正可推矣知南爲正則列國爲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故舜獨以解慍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西風之時惟時乎正夏天地大和萬籟俱暢陰陽之氣有發生而無窮故八方均之爲風獨以南爲正也試謂二南其體皆優柔委婉含蓄而不露猶之乎南風也漫然歷不著殆故孔子謂關雎樂不淫哀不傷亦此意也類觀各篇蓋莫不然可見同一國風而周召二南五章獨謂之南不于天地正風之義而有取于南哉若夫析舟錄衣以後未免迫切不平發揚太過凡所美刺多直言之雖非後世詞家怨讟誇毗叫號者比殆不若二南之渾厚無迹令人得意言外其人爲尤深矣猶五諫均之爲忠也二南比諷諫列國比之直諫譎諫未若諷之尤善也深于風體者其正變當自得之然則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蓋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

而質直者必變體也况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  
 咏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  
 風閭巷之間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  
 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邠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  
 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  
 正風為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居其端變以盡其賸如易  
 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  
 誓詔皆書典之變體禮首周禮二篇而檀弓曾子問皆  
 經曲之變體又不可推矣雖然正變固各一其體要皆此  
 心直機所發也惟其一出乎人心自然之天機故  
 動人心無窮盡焉但八風皆能動物尤莫善於南風之  
 和列國之詩皆可觀風在莫善於南樂之詩章有正必  
 有變凡風氣風化風俗在天在人在上在下一也奈何  
 誦詩三百不識南樂之名義謂周南召南為王化自北  
 而南謂胥豉南為南夷之樂又惡足與語國風之正變

小大雅

問詩有小大雅之分果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  
 大雅歟抑小雅為燕享之樂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詞歟  
 曰均之未盡也蓋朝廷燕享無非祭祀兵農之舉政孰

有大於此者觀鹿鳴天保之類固謂為政之小矣行葢  
 鳥鷺既醉謂非燕享樂歌可乎哉蓋雅者政也均之為  
 政矣而小大分焉如鹿鳴之乞言皇華之遣使天保之  
 荅君采薇之遣戍與夫棠棣伐木白華之于兄弟朋友  
 夫婦要皆事體之正大而章著于倫物間者若大雅則  
 一皆天人性命之奧而有未易窺測者矣故不曰文王  
 在上於昭於天則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則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不曰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則曰上帝臨之無貳爾心不曰無然畔援無  
 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則曰不日不長夏以實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則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要皆天  
 人交際之間其義至精至粹大雅所以異于小雅者此  
 也是故賓筵與抑同一衛武詩也在抑則曰抑抑威儀  
 為德之隅不愧屋漏豈徒飲酒孔備惟其令儀已哉黍  
 苗與蒸民同一召穆詩也在蒸民則曰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豈徒原濕既平泉流既清已哉六月采  
 芑與江漢常武同一宣王南征北伐詩也在江漢常武  
 則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豈徒  
 薄伐獫狁蠻荆來威已哉舉此數章引伸觸類觀之均



爲政之大而雅之大小有辨矣况善讀二雅者又自有  
感發之機如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誦此寧無敬天之思乎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不顯  
亦臨無斁亦保誦此寧無修德之念乎試觀古人之讀  
詩也如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只子思引之言其上下察  
便見其性道之活潑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只孟子引之言其以德服人便見乎王道之精純如天  
生丞民有物有則只孔子一贊其知道便見乎性情之  
本善此皆學詩之法也他如小弁與蓼莪棠棣與角弓  
伐木與谷風使皆合而誦之有不動其父子兄弟朋友  
之真情者必非入也要皆不在乎尋章摘句而徒泥  
文詞斯可矣故曰詩可以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 風

正風 二南二十五篇

變風 邶鄘至邠十三國

正小雅 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十八篇

變大雅 召南至召南十三篇

# 變

# 正

風雅正變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是詩乃志之所發而風雅頌之體所由存也讀詩者以意逆志則正也變也于以揆其志之所自而得于意言之表焉可也舊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邶鄘至邠十三篇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而正變定于成聖衰之時焉不知詩人之志有美有刺故見之于詞則美有惡而志則一也彼謂二南為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麕亦以為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既以政之小為小雅以政之大為大雅則小雅之變是特政之小者變于燕饗之間大雅之變是特政之大者變于朝會之際也然幽王鼓鍾于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惓猶以為變之小而異乎瞻卬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故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雝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于

鼓鍾之後固以爲思古之詩矣桑扈鴛鴦魚藻采菽果  
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大矣  
嵩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甫召虎  
皇父之賢終不得與于大雅之正不知其所謂大雅者  
果何謂耶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邠風何也曰變風也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  
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  
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也故終之以邠風言變之可正也斯言也謂其說理  
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有此意而爲詩之定論矣  
可哉况觀邠風則變固可正矣變小雅終何章不黃變  
大雅終召旻而雅之變卒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  
周公不能矣三頌終殷武又何耶即如周公之際亦有  
變康昭以後獨無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辭耳文中蔽于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  
讀詩者習于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  
正變耶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  
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  
風雅中未嘗無風猗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  
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變惟以意逆

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于時之盛衰焉  
豈深于詩者哉

周

自關雎至麟趾爲周南

南

召

自鵲巢至騶虞爲召南

南

二南

詩序非子夏作人皆能辨之矣後儒祖述詩序使萬世  
之下悉尊信而不疑可無辨哉即如二南之詩小序曰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  
之召公後儒遂謂文王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  
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國莫不從化故三分  
天下有其二信如是言則文王從豐即使周公爲政召  
公宣布而三分有二皆周召致之周召亦不待武王伐  
商已秉政之有年矣且關雎篇既謂宮人作於文王後

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為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為政以宣布之也况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於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名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采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采詩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然則南非自北而南之謂矣而謂之南者何也南樂章也小雅鼓鐘篇以雅

以南以籥不替亦可証矣夫既以二南係之二公矣遂

以其詩皆文王時詩見關雎葛覃或出於婦人遂以謂詩亦皆出於婦人即如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果皆室家思見君子之詞乎小星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禰乃謂夫人不如忘以惠其下故衆妾進御於君抱衾禰而往不致怨於往來之勤焉借云進御何用肅肅宵征見星而往還為哉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逮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矣安知抱衾禰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均之命乎夫既謂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女人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

一之德非復前日可求矣然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致  
鼠牙雀角之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而致野有死麕之  
詞者何也果文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強  
暴之男乎讀舒而脫脫無使靡吠之詞謂其貞潔自守  
吾不信矣凡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  
未必無可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采  
之詩安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  
觀何彼穠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  
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  
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為文王時非特  
不當作正美而太公尚未到於齊則齊將誰指乎又謂  
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女而下  
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安知棠棣  
詩非比美其邑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曷不肅雖正  
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文王之子孫且  
不免管蔡鴟鴞之比而後世有小弁白華之咏安能必  
王國之無可刺也况舟朱驩堯無損於堯舜之二典亢  
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卦而野有死麕之類即有損  
於文王之二南乎是故舉何彼穠矣一篇而二南可類  
推矣舉二南而三百篇可類推矣然則詩刪於孔子而

前之所采者時雖盛衰之不齊詩亦美刺之不類地雖  
周召之如故風則隨世態以變遷所以同一雅也而美  
刺之雜出者無害其為雅則同一南也而美刺之悉采  
者何害其為南哉善學詩者無為舊見聞所拘始得

召南

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是也比興中固有賦而賦中  
亦不實無其賦與古今凡詩皆然今誦三百篇於千百  
載之下也一一盡以已見揣摩測度求為何事何人以  
實之雖賦體且難知也况比興哉姑即召南言之詩經

十六篇除其

十一篇除其  
女子之口而後謂之風所謂之子懷人有女游女果皆  
賦體不可為比興哉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  
被南國則男女皆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其棠之  
後也貞女為強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  
行焉使非以禮自守决不爾從何能以自免哉如此而  
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誕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婦  
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標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有強  
暴之辱恐非大無遺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此乃曰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女也謂其

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麕章謂詩人美懷春之  
 女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末乃述其拒之之詞言姑  
 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而謂其凜然不可  
 犯吾不知也且王化肆被南國徒能化及女子耳在在  
 強暴之徒梗化如故則是諸詩本以美王化實以醜文  
 王也向使不沾文王之化則舉男女之在南國者盡非  
 人類乎哉然則諸詩何謂也吾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  
 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猶未遠其賦有曰思美人  
 兮覽涕而竚瞻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  
 冤兮滄滄而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沉沈而莫遂

變九如子之娥眉兮誦詠謂余以善淫諸賦中所謂

女媭女宓妃佳人不一而足以屈子之清真亦借此為  
 比詩可顛觀矣今予亦以鄙見揣摩測度而妄言之大  
 抵二南之詩多出於文武盛時其出共和以後者恐未  
 必盡無也即厭浥行露晉章似為比體君子敬慎避禍  
 而禍猶不免故下二章雖遭獄訟猶守正不妄從人今  
 以意逆之其志可想見矣何必執室家不足之語即謂  
 女子之不從強暴也標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傷賢哲  
 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藏激坊  
 之意于巽順之中只今猶有一唱三歎者在矣野有死



麋亦比也惟野有死麋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  
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檉野有死鹿非特麋之  
小也白茅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春之女其色且如  
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  
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惋兮無使靡也吠是已既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  
于求已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之耳  
何必實言懷春女子不污于強暴之徒歟若夫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則又無俟于辨也但執泥文王之時盡歸  
諸賦豈故不得不謂婦人口氣而謂之賦耳果不謂然  
盛衰之時不爲直言之賦以意逆志則昔固測度以爲  
賦予乃測度以爲比昔固測度以爲婦人之詩予乃測  
度以爲詩人之詩昔固測度以爲美貞女子乃測度以  
爲美君子或諷君子皆可也引而伸之三百篇如此類  
者不可以達觀之哉

關雎

孔子序詩必先之以國風者何也頌乃宗廟之樂歌而  
雅則朝堂之上燕享朝會及受釐陳戒之詞惟風自王  
都達之里巷各隨其風俗以形之歌謠如風之動物而  
廣被無方也序國風必先之以二南者何也風本善入

而南為正離惟凱風自南則解愠阜財長養萬物故八風惟南最善而詩惟二南一出於正非若列國之風之多變也序二南必首之以關雎者何也知風之自閨門尤為風化之原關雎篇乃風化所自始如家人卦大象所謂風自火出是也然則關雎匪徒首二南首十五國孔子揭以冠三百篇者必有取爾也已是以孔子雅言詩而觀其以二南訓伯魚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之二南具在也學詩者果何以為之而可以免夫面墻之失哉彼詩有六義與其一也詩

蓋言言不盡意而其寓意于物者為無窮焉即如奮

飛戾天魚躍于淵何非中庸揭以發剛費隱之道則詩

人所咏亦若目前之景物云爾孰知其形容道妙寓意微奧有如斯也則是詩中之比興亦若易中卦爻之取象也苟不得其象而能得其詞與意者鮮矣豈若後人點綴風花烟柳以玩物適興已哉是故詩之首篇以關雎荇菜起興其詩本平常雅淡而其寓意深遠乃一章之旨要所涵蓄焉當於其興義得之斯善於詩也何也匹配為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咏歌文王后妃夫婦合德而大雅謂其天作之合是也如徒以其詞焉雖長言之恐猶不足以形容

合德之善而詩人乃獨寓意於雉鳩特一羽族之微耳  
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其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  
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  
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即此玩咏之而  
君子淑女之合德者可得於意言之表矣後二章又以  
參差荇菜起興夫荇菜特澗溪沼沚之毛耳然苟有明  
信可以荐鬼神可以羞王公其物雖微而其所係于薦  
享者甚重不得則薦內且者無所獻如之何而不憂得  
之則職中饋者盡其誠如之何而不樂是以淑女之未  
得也寤寐輾轉之不寧其既得也琴瑟鍾鼓之偕作玩  
味於荇菜之興則憂也樂也一出于性情之正而無一  
毫情欲係于其中孔子謂關雎樂不淫哀不傷蓋以此  
也即關雎而三百篇可類推矣且文王后妃之德化一  
倡於關雎由此而葛覃樛木螽斯以及江漢汝墳之間  
莫不被其化而公子有麟趾之祥焉由此而鵲巢采繁  
采蘋又有甘棠以溥其化而諸侯有騶虞之瑞焉風化  
所被自近及遠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  
其機有如此况由是而列國之詩雖多爲變風然邶鄘  
皆首柏舟二詩亦皆善處夫婦之變者歷觀列國閨門  
肅則其國治閨門亂則其國衰信乎風化以閨門爲首

而君子之道由夫婦以造端也若夫邠居變風之末文中子謂其變之可正矣其實邠詩七篇皆周公詩也始之以周南終之以周公所以風動列國者不有所歸哉要之國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以此觀詩則不拘縛于字義之訓詁庶乎詩人之意與我相默契矣

鹿鳴

天下于地為泰天上地下為否君臣天地也天地之卑

高不可易君臣上下其可亂乎蓋陽氣本上升陰氣本下

陽下於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苟

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

而天下無邦矣可見卑高者其等也其氣未始不相通

上下者其分也其情未始不相洽詩小雅首鹿鳴深有

取于地天交泰之義也夫人臣抱忠義之懷孰不欲自

靖自獻願據一得之愚以自表見然而卒不敢言者以

君臣之分若天地懸隔孰敢披逆鱗以犯雷霆不測之

威乎周王之于臣也至以嘉賓待之且所以尊之矣然

于燕飲勸酬間必將之以禮必樂之以樂乃曰我有旨

酒嘉賓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是其尊

之者一出於中心之孚而人之好我不我周行夫固其  
師臣之志也故以鹿之群食夫萃也其鳴呦呦而可聽  
而我之燕飲嘉賓也不將有周行之我不乎感鹿之聚  
食以燕夫賓感鹿之和鳴以乞乎言所謂式燕以敖燕  
樂嘉賓之心無非表其精誠以爲受教之地焉耳夫以  
天子之尊而賓禮其臣焉尊德樂義學焉後臣之道本  
如是也惟天氣既爲之下降則地氣必爲之上騰君既  
屈已以下賢則臣必獻忠而納諫此亦感應之必然者  
故鹿鳴之歌興由是天保以下所以惓惓於報禮者自  
不容已凡魚麗南山萋蕭湛露影于青莢諸篇至人  
之見其君臣相與藹然朗良喜起之風而當時太平氣  
象可想矣要亦有自來也武王克商下車之初詢當道  
於尚父而冊書獻訪彛倫於箕子而洪範陳至成王克  
桀即延訪群臣乃曰佛時仔肩不我顯德行而周召之  
所納諫者若七月卷阿之詩莫非周行之示也是求教  
臣工武王以之永清乎四海成王以之日靖乎四方夫  
固有周家法也小雅晉鹿鳴其諸周庭燕群臣之樂章  
乎書曰能自得師者正謂人莫如若者亡好問則俗自  
用則小于此益信雖然地天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天  
地且然而况於君臣乎人之好我不我周行天子且然

而况自公卿大夫以下至士庶人乎聽鹿鳴者蓋自思  
之

### 大雅

嘗讀李白詩云大雅久不作自其深明大雅之旨矣乎  
三代而下如韓退之唐卒淮西碑其於小雅猶庶幾近  
之至於大雅豈特久不作而已乎而大雅之義其不明  
於世也亦久矣何也大雅篇什皆所以發天人之奧也  
雖後儒終生勤苦探索亦止能敷陳其理義云耳求其  
知性知天洞晰大雅之精奧者幾何人哉試即大雅之

詞詳玩味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之右

夫文王已沒矣謂其神於昭于天理固如此也帝之在  
所在乎文王陟降在其左右果想像而言之亦真如其  
所在而云然乎神與帝俱猶有可信者然則天何言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謂文王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帝果有言乎哉即皇矣一篇如帝省帝度帝着帝作  
臨赫監觀究度眷顧其於上帝若親見其然者果測度  
其理必如此而咏歌之哉不然謂之爲荒唐怪誕之說  
亦可也噫嘻是詩皆周公作也周公豈欺我哉况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帝蓋其緝熙敬止不顯亦臨文王

王在宮在廟其所以刑寡妻至兄弟迓家邦莫非昭事  
 之道也則是上帝文王相與感通殆有非常情所能測  
 度者矣豈惟文王前此而誕降嘉種有相之道后稷之  
 所昭事非上帝乎后此而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之  
 所昭事非上帝乎且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之所以生  
 斯人者本如是也昊天曰暘及爾出往昊天曰且及爾  
 游衍天之所以監斯人者皆如是也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斃思則是事天之學得非斯人之所同乎颺颺  
 在下赫赫在上天人感通之機捷于影響自文王在上  
 以至召吳篇什不齊莫非此意但是詩也何非周召衛  
 武中伯大聖大賢亦孰能有此大雅之音也然則謂  
 雅之詩宜如之何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知中庸  
 所以贊天載之至則知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端有在  
 也故孔子謂天生烝民之詩而贊其為知道也雖然豈  
 必一一言天言帝言俾爾彌爾性而後為性天之妙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自後之詩家觀之不過點綴景物  
 之詞爾惟子思子一發明之昭明有融觸處皆道乃知  
 於昭陟降即鳶魚飛躍之真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  
 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多福之道即于此乎在  
 而矢音遂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大雅終不可作

乎  
頌

詩集傳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今果以為美盛德乎如雅之文王大明棣樸旱麓思齊皇矣諸章其所以美之者至矣果以為告成功乎如雅之江漢常武采芑車攻諸章所以告之者詳矣至於清廟之頌乃自顯相多士對越駿奔言之而不顯不承亦止一二言已耳歷觀諸頌皆然其所以美盛德告成功反不如雅詩之詳且盡何也

推固升歌於朝廷未嘗不奏之宗廟而頌固宗廟之樂也

也也拓焉有容謂一代之後來助廟祭臣工噫嘻豐年戴芟良耜謂粢盛出之農事尚于祭祀有相關者若閔子小子訪落敬之小苾諸詩槩為宗廟之樂歌可乎蓋雅頌各得其所謂雅頌各有其體如既醉鳥鳴雖奉之宗廟而原非頌體如訪落敬之雖歌之朝廷終不可以為雅也然則頌之體維何其詞簡而潔其旨沉而靜其音疏越而雋永宗廟朝廷均有頌也大約主於祭祀而交神明頌之道也敷揚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詩之詳盡然聞清廟之頌顯相多士能無感乎聞維天之命魯孫能無感乎聞烈文天作辟公與其子孫能無感乎



於乎前王不忘之音一入于耳而思及前王者不容已也噫嘻成王之旨一暢於衷而思及成王者不容已也寓悚動儆惕之意於登歌祝頌之間使在廷在廟之人莫不精白一心以對越祖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則先人之盛德成功固已洋溢於升歌之表而人神懽洽幽明貫通此頌之所以爲頌也書太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以此意會通諸頌頌豈有餘蘊哉然魯侯國也有頌者何彼謂魯本周公後而不係之風者不使列之大師所以重魯重周公也非所以論詩之體也又謂風雅皆有變風公羊諸國魯公羊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周王而魯侯非變而何此又以朝廟祭享王侯不同而謂之變亦非所以論變體也周之臣工訪於魯非朝乎魯之闕宮得非廟乎不知頌之體不以朝廟爲正變也惟騶與有駉有似於風實非風也泮水闕宮有似於雅實非雅也魯四篇本皆頌體特以氣揚詞養有似于風雅故謂爲變頌亦可也雖然周之頌簡而文矣商之頌何其質周繼商而王而錄商頌於周詩之末者反本也其實商亦頌體故以類附世之後先亦非意爲之也是故論頌者惟于其體焉則諸說皆不待辨矣噫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  
以六月之昏加  
於地之南至七  
月之昏則下而  
西流矣火伏於  
九月至十一月  
且並至正  
至後且中至正  
二三四皆見且  
後也左傳張趯  
日火星中而寒  
暑退服處註云  
日中而寒退昏  
中而暑退

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同併

七月流火之詩周公訓告成王而作也。註云七月，則七月也。蓋火星星退於七月，萬古不易。雖欲不謂之為夏正，不可得也。但以七月流火為夏之七月，則三百篇凡所云時日，皆當謂為夏正。而詩即謂之為夏詩，斯可矣。如以周之詩，咏夏之時，此章歸諸邠公，猶近似也。然則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將以為夏之時乎？抑周之時乎？要皆因周正建子之說誤之也。非周正不建子也。特改歲于建子之月，以易乎朝會之期耳。而其時與月未之改也。春不可以為冬，秋不可以為夏。天固不能改乎時與月，而聖人曆象日月星辰，所以為人時，與時以令臣民，而有不能也。言

謂武王周公有是事哉。且不必他有所證。試即七月一章觀之。三之日于相，四之日舉趾。春日載陽，春月條桑。四月秀葹，五月鳴蜩，六月食鬱及薹，七月烹葵及菽，八月蒞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十二月中天時人事悉前乎周而唐虞夏商後乎周而秦漢唐宋莫不然也。曾謂周而獨不然乎？先儒固以此為夏之時也。然第五章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日為改歲，入此室。

處夫以十月而入執宮功將入此室處想夏時亦然豈  
 夏時亦改歲于十月之終歟咏而玩之似不必謂夏正  
 也明矣知周特改歲於十一月而未嘗改月與時豈特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不當謂之為夏正而三百篇如六  
 月棲棲十月之交諸篇俱可無疑也予嘗徧考之易書  
 周禮春秋以證春王正月之誤故於此復詳言之以俟  
 諸論世之君子云

切疑

學之一字千古聖賢明道立德要法也凡有志之士執  
 不患其道不明也不患其力不功者固不知學也然  
 便於歲月又不知所以進乎學如此而學焉或作或輟  
 奚怪其不明不立猶故吾也試觀工人治骨角玉石尚  
 象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未有不求其工緻而滑澤者方  
 其功未加也衆器之體質雖已備具不過塊然一頑梗  
 耳及其功一施焉變化裁成俾骨角玉石各適于用是  
 骨角玉石不能自成其器而器用之利必籍乎工人之  
 能也夫人生長天地間祇自其形言之不過蠢然一血  
 肉之軀與彼骨角玉石何以異也然良知良能則已昇  
 于成形之始而道明德立恒必由夫踐形之功柰之何  
 憧憧逐逐迷菽終生甘自朽腐棄玉石于岡山委骨角

于清瀆茲無論已間有志乎道德者又皆耽虛寂宗自  
 然不曰人性原無善惡則曰此性知能本良一或加功  
 便涉人力稍有意念盡屬識情豈知骨角玉石之器不  
 能自成而工人之技能孰敢鹵莽滅裂一蹴而致之哉  
 彼治骨角者先之以刀鋸之切繼之以鑿盪之磋其用  
 力亦勞且苦矣然必如此而後骨角為有用也治玉石  
 者先之以椎鑿之琢繼之以沙石之磨其用力亦苦且  
 勞矣然必如此而後玉石為可珍也功深力到方圓小  
 大成象成形引伸觸類何物不然人之為人何為獨不

耳惟製器之有宜或為天下貴器而寶玩之者此也可為

國家重器而世守之者亦此也不然則亦器之小者耳  
 或極其工巧止可以供玩賞而不為大人君子所貴重  
 者亦多矣不亦甚可惜哉噫今之論學者謂本體即是  
 功夫或認現在享用良知或尋樂體玩弄精魂既不知  
 痛自克責懲窒以變化其氣質又不肯深自思維究竟  
 以洞徹乎性天堯舜以上其善無窮一日尚存此志不  
 容少懈仲尼老且發憤忘食顏子竭才欲罷不能豈虛  
 語哉蓋亦非謂本體之自然者為不當順于骨角玉石  
 外別用雕鏤之巧也正以涵養德性不可不加夫問學

之功切磋琢磨斯可以利乎骨角用玉石之用衛武髦年  
猶日勤箴箴此所以不愧淇澳之詠也是故學者果欲  
道明德立必思反身切磋琢磨而後可

儀一心結

心在身中莫不知之矣身在心中感莫之知焉何哉人  
身中血氣凝結鏡上而排下者謂其非心不可也有象  
可觀莫不信之然此特神明之舍也若夫至虛至靈為  
一身之主字在目為視之明在耳為聽之聰在口為言  
之從在體為貌之恭臍腑爪髮凡有形者莫非無形者

心為之統攝而身存心之中也非歟况周流六虛變動  
不居倏忽間或在幾席之前或在萬里之外或在千百  
世之上下天飛淵沉莫測端倪雖強有智力有術數者  
莫得而拘執之心之神妙若此欲其凝聚身中渾然如  
結也難矣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今有味哉善形容身  
心合一之學哉但禮儀威儀三百三千其形諸一身者  
若此其繁何以謂之一也周旋折旋中規中矩升降進  
退可象可威其協諸禮者何其一乎心之應感靡常何  
以謂其如結也危微操舍存乎其人結則一致散則萬  
分故念慮旁雜精神紛擾由事物交接日與心鬪如馳  
騁遊騎莫之歸宿晝焉放逸于識情夜焉奔軼于魂夢

安得常如結哉可見結則一也所以不曰心結而曰如  
結云者不二以二不參以三精神念慮凝聚堅固正目  
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  
卵如舟子之操舟涉江海遇風濤惟舵是操不復知其  
他也商書以禮制心周雅無詖爾心茲可證矣夫惟其  
心之一也則隨其身之動履整齊嚴肅較若畫一而民

服膺而勿失亦可以息迫疑之否觀知及而非仁守則  
雖得必失而如結可懸解矣知及仁守必莊蒞動禮而  
如結儀一可意會矣矧謂之如結則百慮一致非專守  
念頭以結胎也謂之儀一心結則心正身修非徒致飾  
于動容儀節間也其儀不忒謂之正是國國胡不萬年  
則正已而物正一身足以植萬年之法則非徒攝意念  
飭行檢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者可倫矣是故誦鳴  
鳩之全篇而益信乎身心合一之學

出幽遷喬

脫凡近以游高明者莫急于擇善資麗澤以求上達者

莫先于擇交何也凡人其自暴棄固本于無志然亦未嘗無朋交也觀其日與徵逐者匪燕游狎僻之陋即貨利聲色之羣群居黨集濛然莫覺設有談道義倫理于其側者不鄙之為庸愚則嗤之為誑誕此其在一人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一國也非一鄉一邑之弊大抵世之積習使之然也何怪高明鮮人哉蓋必豪傑之士不肯以凡流自居識超志卓雖一技能且不肯以擅長標名則必以千古聖哲為歸宿矣又肯安然于樊籠羅罽中哉但學必須友以成其德而友必勝已者斯可以聯

徒無益而幽僻中坳一或陷溺其身能自振拔者

嘗誦小雅伐木章于出幽遷喬有深省也詩云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諷詠間豈徒有感于求友之一端哉蓋凡有志之士孰不欲遷善改過以求首出乎庶物又孰不思得良朋以自輔翼但既云良朋必不肯聯交于下流之夫也友也者友其德也我擇人人豈不擇我乎故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志同道合聲應氣求風虎雲龍不期自合而有朋自遠方來必本于時習



之學也况友天下之善士猶不足以滿其願而必欲尚友千古此其出幽遷喬豈猥瑣庸沆可得而忖度其識量哉夫鳥之求友必遷夫喬木而鳥之遷喬必出夫幽谷是幽谷之出鳥自出也喬木之遷鳥自遷也友聲之求鳥自求也可見鳥之求友必非睨睨于幽谷之中凡友之求者必群集于喬木之上今即其出幽遷喬則知鳥之能擇善矣即其遷喬求友則知鳥之能擇交矣夫何人之論友道者不過杯酒洽情貨帛將意已耳况富貴之徒自矢志功名者視之不啻幽谷之卑汚而功名之士又自以爲遷喬木鳥安能與道德之品相砥礪也然則出幽遷喬謂非求友之先務哉雖然因鳥以自警尤有甚焉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知幾爲何如也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鳥之知止爲何如也是丘隅之止且不徒爲喬木之遷色舉即翔則尤敏于幽谷之出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故知止至善必不能忘情于友聲也

報德罔極

天之大德曰生故論德之罔極者必歸諸天也以天德之大而欲報之難矣子之于親雖莫不受其鞠育之恩若難乎與天並也然得天地之塞以成形而所以成其

形者非親乎得天地之帥以成性而性即秉于賦形之始所以成其性者非親乎蓼莪之詩哀父母之劬勞而歌報其德謂昊天罔極者以其生我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若止言乎我之形骸已耳其于天親罔極似未之盡也然形性合而成人有是人即有是形有是性形性本不相離天親原自合一以其生生者一也所以孔子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親

參于易贊時政手教足以示由人子夏下堂傷足數月尚有髮色何也身骨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保

之遺體不敢不敬必于其全而生者悉全而歸之斯可謂之孝也已知此則知詩人所謂罔極之德不越乎父母生鞠之外而口體甘旨之奉特孝養之一端耳不足以盡其欲報之恩焉故云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匪莪伊蔚正以及其壯且老也非復始生之美其所哀哀者何可勝言又云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至于生不如死則其所深耻者不有出于怙恃之表者乎或問形色天性踐其形即所以盡其性也窮神善繼其志知化善述其事而踐形惟肖果在天為肖子即為父母之孝子歟欲報

親德謂其猶天之罔極可也然德之報尚可勉而能也  
天德罔極亦可報歟曰人生七尺之軀自昊天視之不  
過一塵一芥云耳然而此性之大彌綸六合包含萬象  
浩浩乎窮之莫盡其量淵淵乎測之莫得其朕即於穆  
不已之天命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其如性本大而人  
自小之何于此真信不疑信乎天以此罔極者而生我  
我即全此罔極者以報天而報親即所以報天也所以  
孔子謂君子修身不可不思事親是知人知天又謂能  
敬其身則能成其親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是故孝子成身此之謂也昔晉王象昇誦孝義涕泣  
泫然弟子爲之廢講蓋子之慕親有感則動是爲一字  
一淚情見乎詞讀是詩而不涕淚者非人子也信哉詩  
可以興

### 小心昭事

廣大高明覆幬無外所以主宰于其上者帝也聰明知  
慮應感不窮所以主宰于其中者心也在天爲帝在人  
爲心其理一而已矣試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飛潛動  
植何一非天苟非帝以宰之則時行物生不將亂其紀  
乎耳目口體臟腑血脉經絡爪髮何一非人苟非心以  
宰之則作止語默不將紊其緒乎然亦非天自天入自

人兩不相關涉也蓋岐天人而言之人之生也一皆在乎上帝主宰中若真信夫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盡人正以承天則知天人原自通一無二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人一天矣然事之云者豈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如郊以事天明堂以饗上帝之謂哉又豈若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者可擬之哉蓋文王之事事之以心也心粗則氣浮心散則思雜心怠則念馳惟翼翼然緝熙敬止而此心極其小也雖不顯而亦臨雖無射而亦保朝乾夕惕無一息一念不與上帝相為對越雖謂文王之心即上帝主宰其中焉亦可也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文王之生也惟帝則之默順斯其所以也一陟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又何存亡之間也然小心以事之而謂之昭事何歟由此心不能惟精惟一虛靈空靈馳騁紛擾既以失其神明之體安足以語懋昭之學若文王則敬以直內故昭明有融帝謂文王子懷明德而文王之所以克明德者恪遵乎帝訓此其事也昭以事之及其沒也於昭于天夫復何疑凡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而新乎舊邦之命者一根諸此耳雖然小心昭事豈獨文王為然周祚肇自后稷曰帝命率育大王曰帝省岐山王季曰帝作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一

邦作對帝度其心一脉相傳蓋有自也傳之武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之成康曰上帝是皇逮周公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孰非昭事之家法哉帝心簡在明昭有周可默識矣然則後學誦法文王當如之何蓋天道若此乎高明廣大而莫非上帝以爲之主宰則不宰之宰其機其微非小心不能以相通也况此心本自一物不著而無主則淪于無本自萬物皆備而有主即滯于有惟小心以昭事乎上帝雖無形聲可覩聞而臨下有其實氣物不有無時不然此心之神明惟帝是依有而本自有也一身之耳目口體臟腑經絡咸有所統凡宰制萬變不特私欲不能爲之擾雖情識意念不能爲之參一切奉帝則以周旋而一毫人力之莫與矣何簡易如之故蓋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而存文王即所以存乎上帝之神

不識不知

凡生天地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必有識而人爲萬物靈獨無知識乎哉良知學知雖不齊其知一也然而必有自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自有生以來孰不知饑寒孰不識父母雖人人完具靈明炯然在中而正目視之無形可視傾耳聽之無聲可聞故不

可謂之有及其事物形聲之一接則各有所知各有所  
識又不可謂之無無知無不知無識無不識雖無尺度  
權衡之形而短長輕重炯然秩然此帝之則也即帝降  
之恒性也夫性一而已矣而有識知之別何歟知以知  
來識以藏往一物而二名故良知不事乎學慮默識不  
假乎見聞而見聞學慮莫非知識要之莫非上帝之降  
衷此所以帝則之當順也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  
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始焉因知以生識繼焉緣識  
以起知性之寂然不動者反爲外物所引誘矣輾轉起  
滅憧憧往來故其知也既爲物誘引之于前而聚之爲  
衆有其識也又以物誘藏之于後而塞其所本無欲  
明不遠者固爲氣稟所拘縛矣稍有靈慧者各以意見  
開通徑竇或探賸索隱窮高極遠莫不自以爲知或博  
聞強記獵古搜今莫不自以爲有識也此其所知所識  
一出于見聞思慮未免雕刻乎貞元鑽鑿其渾樸以人  
力勝天工則性真反爲之桎梏而帝則淆亂矣所以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匪文王其孰能之試觀其聲色不大  
夏革不長畔援歆羨之皆無翼翼勉勉惟小心以昭事  
乎上帝故不聞亦式何假乎識也不謙不入何庸乎知  
也即如庶獄庶慎亦罔敢知伐密伐崇惟帝是命王赫

斯怒怒以天下已無所怒於樂辟雍樂以天下已無所  
樂所以道岸誕登純亦不已文王其即天乎順帝則以  
爲知識文王無知知以天也文王無識識以天也所以  
不敢自作聰明而爲天聰明之盡也是文王與天爲徒  
豈遠人以爲道乎即其爲人君父爲人子臣與國人交  
而一止乎仁敬孝慈信焉可見仁敬孝慈信乃人性之  
至善即上帝之降衷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惟文王爲能  
止之順之耳嘗觀之論語曰吾有知乎哉孔子亦自以  
爲無知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孔子亦自  
謂非識矣但雖曰無知却曰五十而知天命知我其天  
此孔子所以不踰知也信孔子則信文王矣易曰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又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易知即天則  
也果自泯其知識而洞澈乎知大始之乾元則日用莫  
非天則之顯見文王我師豈欺我哉

有覺德行

知行之說其來舊矣分之爲二者必欲先知而後行又  
以爲行難而知易合之爲一者既認真知即是行且以  
爲行易而知難嘗以此反之于身而體貼久之本一而  
二焉何待人之分二而一焉亦待人之合自彼認識見  
以爲知而不肯反躬實踐規之以力行之艱可矣若謂

行難于知固於知體未透自彼不自若察而實行以自是者則當以知難責之俾其求進于明焉而率意妄行乃謂行之易易者其亦未嘗深省夫躬行之不逮歟嘗于大雅抑抑威儀篇深喜其言之約而盡焉詩云有覺德行蓋以覺而不行是謂空行不可以語德性之真知行而匪覺是謂實行烏覩庸德之行皆所以明明德哉易係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能分屬乾坤謂之二者非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不曰簡行而曰易從是從即從夫知也謂之一者非歟又玩乾坤二卦爻象竒畫三爻已成下卦之乾體矣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夫知至知終乾也至之終之非坤乎偶畫三爻已成下卦之坤體矣曰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象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文言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以地必從天臣必從君妻必從夫而坤亦不過代乾以有終耳一乎二乎何待辨而後明也且即據此以詳究衛武之學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合隱顯而一之其致力德行者亦既密矣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思者聖功之本必欲通乎神明之德此亦真有覺者何其言之洞澈一至此哉後云誰夙知而暮成有覺德行亦不



待他訓釋矣故大學引淇奧篇以證明明德止至善迺  
 申之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皆此  
 意也或曰佛者覺也儒書從先覺後覺外他何所證耶  
 曰說命篇有云德修罔覺亦可以大之意訓之哉人皆  
 夜昧而朝覺神氣交則合而寐神氣開而醒則覺從之  
 天將明而人皆覺焉日用常行雖皆從覺寤中行特不  
 能自覺乎性覺之真體固不可以稱有道之顯德行也  
 是故以衛武而稱之曰獻聖茲于有覺德行之言而益  
 信

有物有則

學者蔽于見聞豈徒承襲師說堅不可破即大學首篇  
 前云物有本末後云致知在格物先儒各有定訓矣但  
 既云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此物專指有形者言矣  
 明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朱子亦未嘗不以明德為本也  
 明德亦有形乎胡為乎皓于下文之物格并上文明德  
 為本之物莫之會通也大雅烝民篇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物也即本文之秉彜懿德  
 不專指有形言也明矣朱子釋之云有百骸九竅豆體  
 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  
 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

有親之類是也。試合本篇下文詳玩味之。又有不待訓釋者在。夫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可見柔嘉之德。卽物則也不可以形求也未已也。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亦訓是式威儀是力。統一身之間有形無形。何一非物則乎未已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以至武百辟保王躬。出納王命。賊政四方。保身事君。不吐剛茹柔。而總歸諸德。輔如毛。此其所謂物則者。與大學合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總謂之物格。似無異義。訓爲乎詩之所謂物則。舉信之勿疑矣。迺獨疑大學之物格也。又胡爲乎舉信明德新民之爲物矣。迺獨致疑于物格之於物。上與皆狃于禮說。莫肯脫然于文義外。直從敦化川流之元以究竟之耳。雖然一物各具一太極。予今所言亦不過自詩與大學之章句而合論之。苟觀其分道于萬物統體一太極者。得意忘言。洞然于物則之義。而格物之學當有渙然冰消霧散者矣。他經書言物不專指有形者最多。惟有物有則。併格物物格而統言之。幸有此詩可徵也。故并舉之以觀其會通云。

於穆不已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學之極則也。苟不知命不特終生貿貿焉無所底止。謂之知性可乎。性有未知。謂別有

物理常窮窮焉志性命之學者可如是乎但世之學者  
舉凡言寂言虛言無言靜者莫不曰此玄談此禪詮也  
然則聖人之學果專于典禮紀法儀文度數之顯設乎  
不知嗚寂虛實有無動靜即道之一陰一陽費隱微顯  
不貳不測不可以一偏言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若專自虛無寂靜以言天矣然非離四時百物以言於  
穆亦非離時行物生以言於穆不已也何也天之象浩  
浩乎高大而不可窮也天之運悠悠乎廣遠而不可象  
也天之覆博林林乎衆多而不可紀也然其所以幹旋  
若孰樞紐是孰綱維而推行是蓋有天之命存焉渾兮

問兮其無垠兮杳兮冥兮 夫無朕兮非人之精神心知  
可得而測度也自昭昭以及無際凡在其中者如日月  
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往來山河土石之莫麗莫莫  
貴賤之等列窮通壽夭之同異巨而六合微而織塵莫  
非天命以爲之宰制而流之焉二氣五行參差雜揉鬼  
神造化卷舒乘除雖巧曆不能致其筭聖哲不能殫其  
蘊將以爲有體也瞬息間變動不居何其疾乎將以爲  
無定在也司化握機栽培傾覆一定不爽若有爲之劑  
量而節裁焉者從開闢以來無傾刻間歇謂之非虛而  
無寂而靜也何爲莫得其端倪而思議之哉此乃性理



乎天何哉凡言太虛言神靈言昭明不昧者莫踰乎天  
 所以詩人首云天維顯思正此意也惟知天之顯則知  
 人心之光明不顯有自來矣然則人匪光明不可以語  
 人德匪光明不可以語德學匪光明不可以語學而大  
 人之學惟在明明德天道本如茲也且成王之學得諸  
 家傳緝熙敬止小心昭事而稱至顯必歸諸文王者此  
 也故成王曰維予小子不昭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不可以觀周家之學脈哉且文王結亦不已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文王一天也天道不濟于

元明陟降歎事日監在茲及爾出性游衍維欲數俞馳

驅而不可得所以光明之體其原諸天者雖人人口性  
 成土則學專主敬俾日有就月有將于以緝而續之如  
 日月之代明繼照無瞬息間斷熙而明之如日月之晉  
 明中天無纖毫昏翳炳炳烺烺光明全體復還其初學  
 必如此斯可以言學也所以當時頌之者曰成王不敢  
 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殫厥心曰不顯成康上帝是  
 皇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學必以光明為歸宿也豈虛語  
 哉或曰明心見性禪宗之正脉大光明藏佛典之真詮  
 予論學而有取于光明不有類乎禪耶曰緝熙光明豈  
 獨詩人言之易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言不期同而自無不同同此性體故耳矧同此大光明藏也佛從一毫端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轉大法輪而悉歸諸寂滅儒學則蘊之為明德顯之以明倫而必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不可以揚性天之耿光哉或又曰光明以言其體也緝熈以言其功也舉詩證學功夫即本體一言蔽之矣光之與明得無別耶曰光于四方者文王也一本諸克明德光被四表者堯也一本諸克明峻德即孟子所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明其體也光其用也體用一源庶幾乎至善之止矣近世良節之學實根諸此而緝熈之功非其所當亟講者乎

稷契

聖人亦人也聖人之生也天或維其聰明睿智之資以弘其開物成務之績生有自也出有為也此理之必然者若以奇怪論聖人降生之真窮理君子當聞言而即決之矣子不語怪雖有之且不語也况取奇怪之事垂訓萬世而謂之經乎一有不決遂至誣天誣聖誣經以誣後人之耳目非孔子刪述意也是故或有問稷契二聖人之生最為希奇然歟否歟予曰何為其然也曰子每據經論世其在周雅有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戒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其在商頌有曰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宅殷上芒芒先儒謂其履巨人跡而生稷吞鼠  
卵而生契也其亦謂之非經典乎曰如此而據經是叛  
經也是誣經也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不  
善說詩者大以己意害文詞也何也雅頌二傳皆謂其  
禘祀郊禘固有然者而一詩之中帝與上帝可無辨乎  
第三章曰上帝不寧第八章曰上帝居歆是上帝指天  
而帝乃高辛氏也姜嫄卽高辛氏妃郊禘之禮必帝與  
妣同所謂履帝武者得非妣履帝之武哉踵步以行禮  
將以速歆乎上帝觀前曰敏歆後曰居歆前後相應歆  
字可以意會何爲而謂帝卽上帝也惟其謂帝卽上帝  
故以帝武爲巨人跡而以敏歆爲歆歆然如有人遺之  
感反據麒麟蛟龍之異以神其說不惟誣聖人而其誣  
天也特甚矣然則曷爲誕寘隘巷也誕彌厥月先生如  
達不拆不副無蓄無害居然生子此所以棄之也鄭姜  
寤生悲公而終身惡之亦若有同然者胡爲乎以其棄  
之異卽以足跡而誣天也耶若玄鳥之詩謂春分玄鳥  
降正如禘時也簡狄郊禘于玄鳥降時孕而生契故詩  
人歸之天命云爾又胡爲反據此詩以証吞卵之妄耶  
噫嘻一則以天跡之巨而敏歆一則以鳥卵之微而誕

降睽諸事理果可信乎儒者當惟理是從况有經文可據既不能據經以熄邪說而反引邪說以誣聖經即此事理與經文至顯明者且繆妄若此則凡依違近似以己意傳會穿鑿又何可勝言

箕子衛武公

道無順逆也非道則逆而困道無老少也非道則老而衰蓋順逆者遇也老少者年也貫通乎老少順逆而貞夫一者道也無志于道者無論已雖矢志斯道且有難為力者蓋以順則意氣舒而逆則氣易折也少則精氣

壯而老則氣漸衰也苟見之不真純之不同而養之無妄則志不足以師氣欲其患難皆順境耄耋如壯夫其時信行與日俱新也難矣哉嘗于商末得一箕子周末得一衛武公其于道跡俱大有關係也何也箕子之處常不可得而詳觀于其變而常可知矣衛武少時不可得而詳觀于其老而少可知矣故箕子值紂惡方稔目覩刻孕之慘炮烙之酷而四海民不堪命商祚岌岌乎不可旦夕留矣斯時也身為宋臣既不可皆為微子之去又不可盡為比干之死乃佯狂以晦其明焉身可辱也可困也可奴也與道合貞萬變不能為之挫也此豈止于忠臣智士之為哉寧武子公孫杵臼狄仁傑皆能為



之矣易獨稱其蒙難正志貞明不息何也嘗因武王以  
道咨訪而陳洪範焉如五行五事皇極福極天人感應  
之際了然如指諸掌非學貫天人能之哉若曰隱忍以  
觀時勢之變則亦知箕子之淺淺者耳衛武年已九十  
五矣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恪恭于朝夕以交戒我故在輿  
位宁依几居寢臨事寡居史矇皆訓御之如左史倚相  
所記果足以盡其睿耶夫之稱哉思曰睿睿作聖恐未易  
言也蓋惟其有切磋琢磨之功是以有金錫圭璧之德  
夫有圭玷僭賊之戒是以極溫溫抑抑之純至于相  
在而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引以發明性道而道學自  
修惴惴威儀大學推其民不能忘想皆武公之實德所  
足以垂訓無窮也所以孔子刪述六經獨存洪範于書  
存淇澳賡筵抑戒于風雅皆道脈所係也可見箕子之  
道不以逆而變衛武公之道不以老而衰也况人見箕  
子之難箕子不自知也人見衛武之難衛武不自知也  
至今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人如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如詩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口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孰非道之所關係哉雖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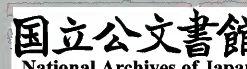
之矣易獨稱其蒙難正志貞明不息何也嘗因武王以  
道咨訪而陳洪範焉如五行五事皇極福極天人感應  
之際了然如指諸掌非學貫天人能之哉若曰隱忍以  
觀時勢之變則亦知箕子之淺淺者耳衛武年已九十  
五矣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恪恭于朝夕以交戒我故在輿  
位宁依几居寢臨事寡居史矇皆訓御之如左史倚相  
所記果足以盡其睿耶夫之稱哉思曰睿睿作聖恐未易  
言也蓋惟其有切磋琢磨之功是以有金錫圭璧之德  
夫有圭玷僭賊之戒是以極溫溫抑抑之純至于相  
在而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引以發明性道而道學自  
修惴惴威儀大學推其民不能忘想皆武公之實德所  
足以垂訓無窮也所以孔子刪述六經獨存洪範于書  
存淇澳賡筵抑戒于風雅皆道脈所係也可見箕子之  
道不以逆而變衛武公之道不以老而衰也况人見箕  
子之難箕子不自知也人見衛武之難衛武不自知也  
至今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人如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如詩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口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孰非道之所關係哉雖然以

順逆老少論難易正謂人當終始一於道也不然少之時血氣方剛鮮有不用壯而敗事者及其老也閱歷多操練熟而德慧術智非少壯比也涉遠者不敢逞繼于羊腸駕舟者不敢揚帆於巨浪至覆舟順風蹶足坦途滔滔皆是矣志道者可以一時一事乘之以慢易之心哉

思無邪

思本心之官萬事之權輿也官得其職則事皆得其理官失其職則事皆失其理至百姓勸懲則又皆出官司秉正致之也苟以勸懲為百姓之官各得其職有是

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以三百之篇而總括諸無邪之思則思當自作詩者言非專為誦詩者然也明矣若云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是謂詩有善惡其思未必無邪惟誦詩者因其善惡而從創焉斯可無邪思也夫好賢如緇衣好得其正也惡惡如巷伯惡得其正也因好善惡惡之正而有所感創則是感創本于詩人好惡之正而以正感正謂之皆無邪焉可也以此觸類三百篇亦可也苟專以無邪歸諸誦詩之人雖得詩之用而昧詩之體不并孔子說



詩之意而失之哉說者曰子謂三百篇一出無邪之思  
意則善矣以此歸諸頌當無異論而二雅且有不盡然  
者如小弁未免以子怨親宛柳未免以臣怨君白華未  
免以妻而怨夫也三綱之主亦可以相怨乎猶可言也  
至于國風則二南郊詩外如邶鄘衛鄭諸國其詩多淫  
詞矣信若子之言彼詩人之好色者亦謂其無邪思耶  
是說也正以列國多淫風故以無邪歸諸感創之人也  
然三百篇未刪已前其篇什之多不知幾何孔子縱欲  
取其可爲鑑戒者以垂訓亦不必多取淫詞以懲創人  
也且謂鄭國淫辭爲獨多又引如聲淫以證之然謂其

聲淫耳非指其詩言也如緇衣羔裘雞鳴東門皆善之  
等者而風雨思職實也子矜不悅學也野有蔓草致美也  
孔子誦之以美程子萃亦自可證其他狂童之語皆托  
以致刺耳今以千百年後斷千百年之前安見其皆出  
于淫也舉鄭則他國又可知矣借曰中有淫詞雜焉或  
亦爲刺淫作果刺淫不足垂戒必淫人之口而後可以  
垂戒乎哉又安見非秦灰後或雜逸詩以足三百餘篇  
之數也若夫孤臣孽子不得于君親棄婦不得于其夫  
或形諸詠歌一出于真誠惻怛之情焉故孟子謂小弁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

也即小弁而餘不可類推乎可見思乃聲詩所由起詩三百篇皆發乎無邪之思也美善者無邪刺惡者亦無邪而善可感發惡可懲創則又皆統括于其中矣柰何孔子刪詩止存三百餘篇本欲存無邪之詩以垂訓後人乃遂以無邪歸諸誦詩之人豈聖人意旨哉嗟夫詩不明一至此哉不論詩之邪正善自可以示勸惡自可以示懲孔子又何以刪為哉果如俳優詞曲聞其忠孝節義者自足以起人善心即其艷麗淫蕩者自足以消人惡念詩亦如斯而已爾則又何取乎三百篇之詩哉又何怪乎騷人墨客動輒藉口于風人之態度也

說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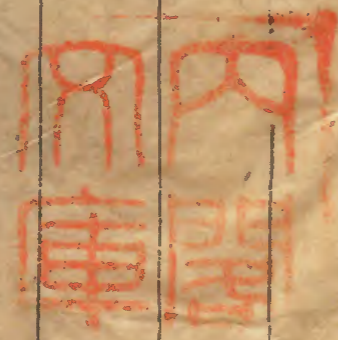
嘗聞刪後無詩予謂自孔子孟後并說詩者無其人矣非無詩也亦非無說詩者惟其辭不惟其意故總謂之無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即子夏詩序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謂也凡詩人之咏歌非質言其事也每托物表志感物起興雖假目前之景以發其悲喜之情而寓意淵微有非恒情所能億度之者况其言雖直而意則婉亦有婉言中而意則直也或其言若微而意則顯亦有顯言中而意甚微者故美言若對怨言若慕誨言若懇諷言若譽要之一出於性情之正故孔

子謂其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從政  
專對莫非繩常倫理所關係也自三百後求詩之可存  
王迹厚人倫者誰歟孟子曰故詠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其辭而已矣雲漢  
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嗚呼後之說詩者孰不如其辭而已哉向非孟子善說  
詩又孰信詩皆無邪之言而謂三百篇中多淫辭哉且  
詩可以興必其感發興起超然於文辭外也故聖門諸  
賢獨商賜可與言詩曰起予曰告在知來莫非興起于  
言詞之外者後之人胡爲乎滯泥於習見習聞卒莫之

悟耶試即七篇中說詩之類觀之如經始靈臺則謂其  
與民偕樂而不滯乎臺池鳥獸之辭也刑于寡妻則謂  
其舉斯心加彼而不滯乎咏歌文德之辭也王赫斯怒  
則謂其一怒安民而不滯乎整旅遏密之辭也乃積乃  
倉則謂其好貨與百姓同而不滯乎公劉遷邠之辭也  
爰及姜女則謂其好色與百姓同而不滯乎太王遷岐  
之辭也自西自東則謂其心悅誠服而不滯乎武王建  
辟雍之辭也迨天之未陰雨則謂其及時明政刑而不  
滯乎周公鷓鴣之辭也雨我公田意在雖周亦助也魯  
爲大田篇章之所泥乎周雖舊邦意在新子之國也魯

爲文王篇章之所泥乎戎狄是膺意在子之不善變也  
 曾爲闕宮篇章之所泥乎不愆不忘意在遵先王之法  
 也會爲假樂篇章之所泥乎他如殷鑑不遠誰能執熱  
 載胥及溺娶妻如之何永言孝思天生烝民小弁凱風  
 不素餐兮憂心悄悄肆不殄厥愷凡其所說何莫不然  
 可見孟子之說詩與孔子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一也自  
 孟子後說詩者非一家求其得意言外不爲文辭所拘  
 縛者又誰歟或曰說詩必如孟子斯善矣然則詩無定  
 論惟在人各以意而會之歟曰詩言志后稷之矣是  
 以作詩者皆起於意而意寓於辭實不盡於辭也要在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果能反覆涵詠頓然朗悟而得乎  
 作者之意則胸次豁達無往非詩而說詩又當於篇什  
 之外引伸觸類不溺其辭不失其意是之謂善說詩也  
 不然徒以沉滯意見解釋其章句而且以義理傳註其  
 文辭如彼汾沮洳園有桃皆實語也反以爲與穆穆女  
 手可以縫裳本寓言也反以爲實談不止此也如將仲  
 子兮叔于田貳章鄭人本以刺莊公也而辭則爲叔段  
 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鄭莊之意於愛叔段  
 之中乎楊之水椒聊之實晉人本以刺昭公也而辭則  
 爲桓叔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晉昭之意於

美桓叔之中乎敵笱猶嗟齊人本以刺襄公也而辭則指魯桓及魯莊為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齊襄之意於刺魯桓莊之中乎魚藻本刺時王之崇飲也如其辭信乎美天子之燕飲矣車牽本慕賢者之德音也如其辭信乎美新婚之燕樂矣民勞與板本以刺厲王之不敬天不恤民也如其辭信乎僚朋之相戒矣此其故何也誦詩讀書皆論其世或時所難言或勢不敢言每借虛以為實托此以形彼而說詩者不悟其意本婉言也反直言之本托言也反質言之本微言也反顯言之中間凡托為婦人女子之辭者即信為實言而假游女靜女為比喻者又皆指為淫詞使作者之意意感喻塞而不達矣蓋惟不能以意逆志故不見逐響聲而詩人之旨無復存也又安望如商賜告往知來以起予哉故特因孟子論比山之詩而表章之以為萬世說詩之法



詩經卷之十一終

詩經

卷之十一

終



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 卷之十 藤原道隆



